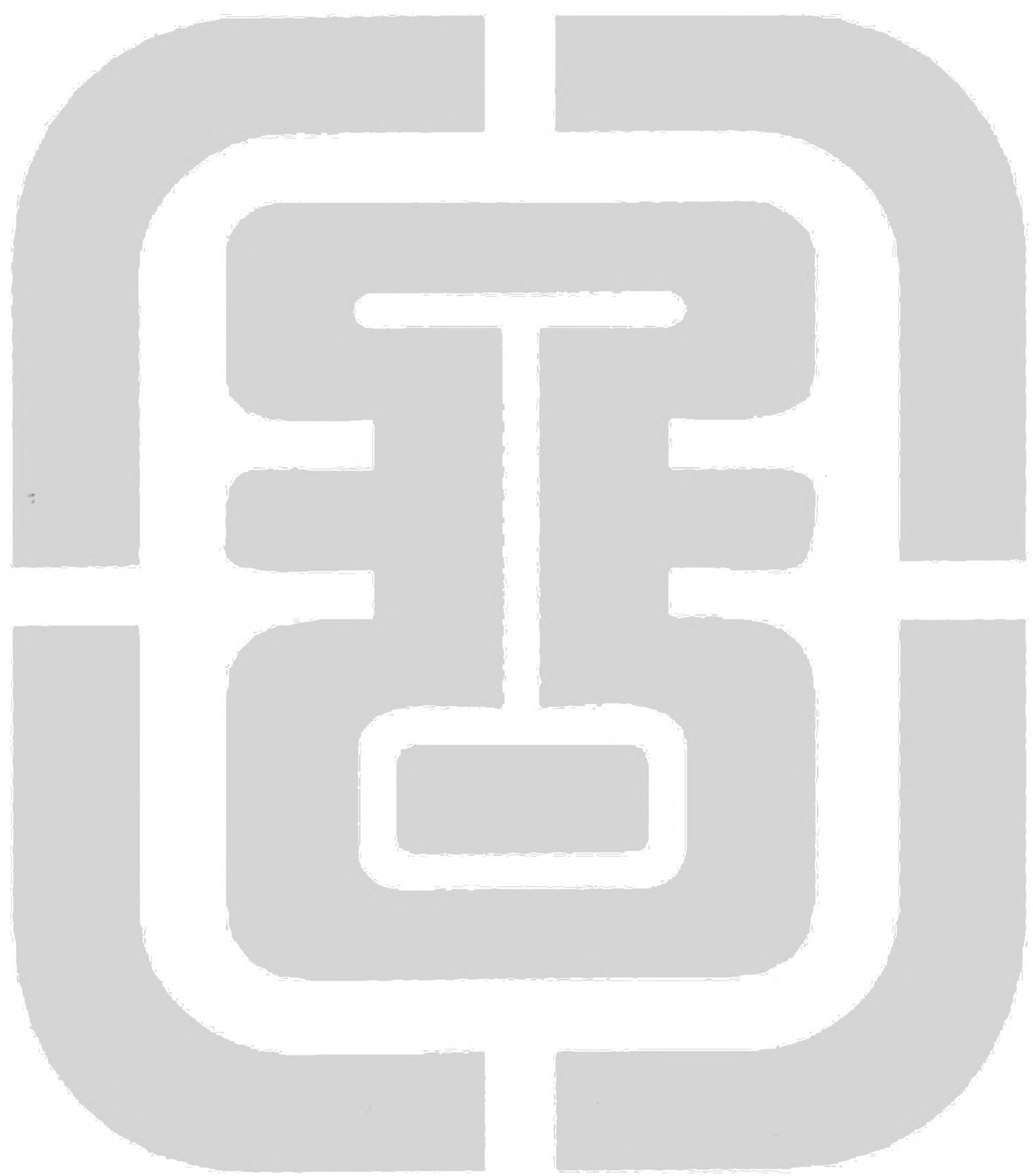


041
6185
= 12



山堂肆考臣職第十九卷

○督府

晉伐吳之役。以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

青帝王中
十八廿
置陳鉞
總

統六師。後魏有都督中外諸軍事。又置京畿大都

督。總攝六軍。隋置大都督。但以酬勤勞而已。唐大

府皆置都督。景雲二年。置二十四人。察刺史以下

善惡。楊益并荆四州為大都督。汴兗以下十州為

中都督。齊鄆以下十州為下都督。後以為權重難

制。唯存四大都督府。餘皆罷之。宋紹興初。呂元直

以左僕射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四年。趙元鎮自

知樞密為川陝宣撫處置使。改都督川陝荆襄諸

鄆音夫

山堂肆考

卷十九

軍事。後湯進之。以左僕射為都督。王瞻叔以叅知政事。為同都督。瞻叔丐免。于是命楊存中代為非宰相。而為都督。自存中始。

稱羊

晉羊祜都督荊州。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吳人悅服。稱為羊公。

謠杜

杜預都督荊州。南土之人美而謠之曰。後世無叛由杜公。孰識智力與勇功。

政務清淨

唐漢陽王瓌為荊州都督。政尚清淨。嶺外酋豪數相攻伐。

瓌使諭威德。皆如約不敢亂。

政尚嚴肅

唐張嘉貞。歷秦州都督。為政尚嚴肅。甚為人吏所畏憚。

威行南服

晉劉弘為荊州都督。威行南服。凡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欵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

政便南荒

唐李襲志轉桂州都督。守桂二十八年。政尚清省。南荒便之。

吹笳解圍

晉劉琨字越石。為并州都督。在晉陽。胡騎圍之數重。琨秉
月登樓清嘯。賊聞之。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流涕歔歔。
有懷土之思。向曉復吹。賊竝棄圍走。

陶瓦免患

唐宋璟徙廣州都督。廣人以竹茅結屋。多火患。璟教人陶
瓦。又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梁。

士女相慶

晉明帝天寧三年。以陶侃都督荆湘等州軍事。侃復鎮荆
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
閒。

兒童亦知

宋張浚視師江上。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健將捍卒見之者。
必咨嗟太息。下至兒童。亦知有張都督。每使者至。金其國
必問浚今何在。

飲貪泉

唐馮立拜廣州都督。前後作牧者。多以贖貨以致蠻夷怨
叛。立至。不營產業。衣食取給而已。嘗至貪泉。嘆曰。此豈隱
之所酌耶。吾雖日汲此水。庸易吾性哉。遂極飲而去。

脩毀堰

唐張守珪為瓜州都督。州地沙瘠。不可執。是時渠堰為虜
毀。材木無所出。一夕水暴至。大木千章。塞流而下。因取之。
脩復堰坊。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

勸營田

唐貞觀中。思結部落饑貧。張儉招集之。其不來者。仍居磧北。及儉以代去。思結將叛。詔儉往察之。儉單騎說諭。徙之代州。卽以儉為代州都督。儉因勸使營田。歲大稔。儉又恐其畜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邊儲。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實焉。

息轉漕

暖音俊。唐王峻。景龍末授桂州都督。州舊有兵常仰餉。衡永。峻始築羅郭。罷戍卒。隸江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其年人刻石頌德。

賜錦表政

唐王方慶。武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舶。市珠琲。前都督路元獻。冒取其貨。舶首不勝忿。殺之。方慶至。秋毫無索。部中首領詣府。訴府曹素有相餉。方慶約官屬。不得與交通。議者謂其治廣第一。詔賜瑞錦雜綵。以表善政。哀金贈還。

李商遷廣州都督。及還。人或哀金以贈。不納。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

道不拾遺

唐郭元振。遷涼州都督。治涼五歲。善撫御。道不拾遺。

民皆趨本

唐竇軌為洛州都督。周洛間因隋亂。人不土着。軌下令諸

縣有游手末作者。按之由是威信甚行。民皆趨本。

先擇最吏

唐陽嶠等議建都督府。先擇最吏。遂以嶠為涇州都督。

再破巨賊

唐宗室孝恭為揚州行臺大都督。再破巨賊。北自淮東。抱江度嶺而南。蓋統之欲以威重夸遠俗。乃築第石頭城。陳廬徽自衛。或誣其反。上赦為宗正卿。

示賊禍福

唐馮元常拜廣州都督。安南酋領李嗣僊殺都護劉延祐。劫掠州縣。詔元常討之。元常率士卒航海馳赴。先示禍福。賊黨多降。元常縱兵斬其首惡而還。

諭國威靈

民音民唐膠東王道彥拜民州都督。間遣人入党項。諭國威靈。

專治軍旅

宋呂頤浩字元直。與秦檜同秉國政。檜令其黨建言。令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遂除頤浩都督江淮等路諸軍。上諭之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蠶之分職。秦檜唯奉詔。乃詔頤浩總師北向。置都督府于鎮江。

兼領屯田

宋張魏公為諸路都督。請親行邊郡。上乃令浚往視師。初言屯田者甚衆。而未見其效。至是浚兼領屯田。以出。始置官屬。凡所行之事。皆畫一而去。

令移虜書

張魏公秉樞筦視師江上。時兀朮擁兵十萬于淮陽。公召大帥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公來。勇氣十倍。令韓世忠移書兀朮。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初虜謀報公得罪遠。故悉力來寇。至是兀朮問世忠所遣麾下王愈曰。吾聞張樞密敗嶺外。何得在此。愈出公所下文書。兀朮見公書。押色動。即強言約日當戰。公再遣以世忠書問戰期。愈回一日。而虜宵遁矣。

召諭上旨

言行錄。張魏公除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視師江上。至鎮江。召韓世忠親諭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

忻然奉命。至建康府。魏公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

璽書賜勞

唐宗室晦。乾封中為營州都督。以治狀聞。璽書賜勞。

手書嘉嘆

張魏公視師江上。上賜手書曰。賊雖犯順。侵壽及濠。卿獎率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兇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不忘嘉嘆。

○經略使

唐貞觀二年。邊州別置經略使。此蓋使名之起也。儀鳳二年。以黑齒常之為河源軍經略大使。永淳

元年。以婁師德為河源軍經略副使。至德三年。賀
蘭進明除嶺南五府經略。兼節度使。建中元年。除
元琇節度。始不帶經略。宋咸平五年。始以右僕射
張齊賢為邠寧環慶涇原路經略使。判汾州。諸路
軍馬。並受節制。又以鄧州觀察使錢若水為并代
經略使。判并州。自後不除人。寶元中。夏人入寇。始
命陝西沿邊大將。皆兼經略。皇祐間。儂智高擾邊。
詔知廣桂州。並帶經略安撫使。自後西南常帶經
略。所以重帥權而服羗夷也。又唐志置經略使。計
度為上考。集事為中考。脩造為下考。

叔倫方略

唐職林。戴叔倫為容管經略使。綏狽夷落。威名流聞。其治
清明。仁恕。多方略。故所至稱最。德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
寵賜。

行立威聲

唐裴行立為安南經略使。威聲風行。

民樂其教

唐元結為容管經略使。自諭蠻豪。綏定八州。民樂其教。立
石頌德。

上稱其材

唐高宗以婁師德為河源經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
也。

管嶺外地

唐涼公房為涼州經略管嶺外十三州之地。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貨產。以頌親舊。

獠音寮

平嶺表獠

唐王雄。字宏肱。大曆中為容管經略使。平嶺表夷獠。代宗遣使慰勞。加金紫光祿大夫。

太史書烈

唐職林。張公師為安南經略使。自為吏。已習于海邦。去之則夷獠稱亂。復至則寇攘順化。及受命專征。牧人盡區畫之方。制國備形體之法。道阻而備百貨。地偏而具五穀。儲峙委積。師旅無癸庚之呼。繕完板榦。控帶兼戊己之位。奇

珍良貨。溢于王府。殊俗異類。盈于藁街。優詔屢旌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

外蕃貢珍

唐職林。徐申。字維降。為邕管經略使。黃洞納質。供賦不敢贖。音盛。後外蕃歲以珠璣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賦外。未嘗贖索。商賈饒益。

築城據要害

言行錄。范仲淹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于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永平廢寨。熟羌歸業。數萬戶。于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盧。于是明珠滅藏。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

弛禁通商賈

言行錄宋劉徽猷子羽字彥脩為宣撫司移軍閬州時吳玠戍河池王彥成金州二鎮皆餓而興元帥過為禁約開關隘塞褒斜不使來粟相通二鎮甚病之公乃承制拜利路經略兼知興元府公至日盡弛其禁通商輸粟二鎮乃安

冗汰闕補

朱晦菴文南軒先生張栻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統州二十有五遼夏荒殘故多盜賊徼外蠻夷間亦入塞為暴而州兵皆脆弱慵惰又乏糧食或亡多不補公為之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掠卒伉健者以備效用又令親兵權

鋒等軍日習而月以收之視諸州有不足于糧賜及甲戈之費者更許漕司鹽木羨錢以佐之傳令溪洞酋豪毋得輒相讎殺生事其他立恩信謹關防亦無所不備于是境內肅清方外柔服幕府無南鄉之慮矣

威震令嚴

范仲淹知慶州兼經略招討使未幾賊兵三萬叩城淹麾兵血戰賊遂奔北久之种世衡不利于定州人心搖動及見仲淹耀兵號令嚴明威震戎落人心遂安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為長城吾屬何憂

移文諭虜

宋唐質肅公介知太原河東經略使至則首戒邊將無生

音可事。初代州岢嵐軍虜數擾邊。公遣撤其境上堡柵。又移文諭以利害。嚴守以待之。

馳騎征軍

宋咸平四年。以兵部尚書張齊賢充涇原儀渭邠靈環慶廊延州保安鎮戎渭遠軍安撫經略使。以知誥梁顥副之。帝以邊將玩寇。朔方糧道艱阻。故命齊賢等充使。馳騎而往。仍命宣徽南院使周瑩。祖于瓊林院。

元昊稱臣

東都事略。宋鄭戩字天休。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巡邊至鎮戎軍趨蓮花堡。元昊方擁兵近塞。謂其下曰。我已遣人使稱臣朝廷。何為復用此公。護諸將其欽畏如此。

總管受制

宋沈括筆譚。予為延廊經略使日。新一廳。謂之五司廳。五司者。經略安撫總管。節度觀察。處置五使也。經略安撫司。不置佐官。以帥權不可不專。都總管副總管。鈐轄都監。同簽書而下。皆受經畧司節制。

○節度使

歷代沿革。即古方伯。連帥之職。方伯。即今布政使。連帥。即今按察使。唐初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之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接乎開元。

朔方隴右等鎮皆置焉。而安祿山遂以范陽反。其後祿山子慶緒。史思明父子繼起。肅宗命李光弼等將兵討之。號九節度使。自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伍者。皆除節度使。

雙旌

百官志。唐節度使掌總軍旅。專誅殺。初授。具帑。林兵杖。詣兵部辭見。觀察使亦如之。辭曰。止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中官祖道。次一驛。輒上聞。按黃帝內傳。玄女為帝制玄纛十二。以王兵。是纛自黃帝始也。又實錄。商有纛。以皂紙為之。似蚩尤首。

三印

宋大中祥符中。上覽河南節度使知許州石普奏狀。用許州觀察使印。以問宰相王旦。對曰。節度軍州有三印。兵仗則節度判官掌書記。推官署狀。用節度印。印之。田職則觀察判官署狀。用觀察印。印之。符制屬縣。則大使判署。用州印。印之。

築樓

百官志。唐節度使入境。則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州縣齎印迎于道左。視事之日。設禮案。高尺有二寸。方八尺。判三案。視事三日。洗印。視其利闕。歲以八月考其治否。銷兵為上考。足食為中考。邊功為下考。

幢濁平
聲鉦音
征

利音坑

開府

唐武元衡字伯蒼為劍南西川節度使綏靖約束儉已寬
民比及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且雅性莊重淡于接物
而開府極一時之選

碧油紅旆

石林燕語節度使旌節門旗二龍虎旌一節一麾槍二豹
尾二凡八物旗以紅繪為之上為塗金銅龍頭以揭旌旌
加木盤盤以紅絲為龍旌節以金銅葉為之麾槍亦施木
盤豹尾畫豹文皆以髹漆為杠文臣以朱武臣以黑旗則
綢以紅繪節及麾槍則綢以碧油故謂之碧油紅旆受賜
者藏于公宇私室別為堂號節堂每朔望次日祭之號衙

髹音休

日唐制有六纛今無也唐白居易詩紅旆將軍昨日歸

鐵鉞凋戈

唐節度使李國貞碑鐵鉞凋戈乃主夏盟山玄朱組以靖
蜀京又節度使劉昌碑壽甲凋戈涇師以貞隼旗驚尾涇
俗以窳

隼音笋
旗音干
驚音瞞

賜彝尊

唐牛僧孺為山東道節度使賜以彝尊龍勺詔曰精金古
器以此況君子按僧孺弘之後裔敬宗即位封奇章公

賜御帶

唐裴度拜彰義節度使討淮蔡及行帝賜以通天御帶
賜服定稱

鵲竟入聲

唐貞元七年二月初賜節度使觀察使新制時服上曰頃來賜衣文采不當非制也朕今思之俾有定稱節度使以鵲銜綬帶取其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以鴈銜威儀委取其行列有叙牧人有威儀也按威儀委瑞草名

賜鞭為況

唐貞元中以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為政寬厚而有紀綱不貸人以法後來朝還鎮帝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義歲寒不渝故用此為況建封賦詩以自警

不獻駿馬

唐穆宗即位幽鎮反擇名臣為節度使初李聽為羽林有駿馬穆宗在東宮使左右諷取之聽白以備宿衛不敢獻

至是上曰聽往在軍中不與朕馬是必可用乃授河東節度使又文宗開成元年上嘆曰付之兵權不疑置之散地晟意不怨惟李聽可以為然按李晟有子十五人其聞者愿憲憲聽云

不奏白兔

杜棕字永裕佑之子唐文宗太和末鎮鳳翔時獲白兔監軍欲奏之棕曰野獸未馴且空畜之旬日而斃監軍畫圖以獻及棕判度支河中奏驕虞見上謂棕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兔真先覺也

渡青海

受音緯唐王君奭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判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四年吐蕃酋悉諾邏寇大計援谷君奭聞其急可乘也率秦州都督張景順乘冰渡青海擊破之以功遷大將軍

收黃河

唐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神策宛秀二軍

控制萬里

唐王忠嗣有武略嘗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又權判方河東節度使佩四將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

更歷九鎮

唐柳公綽字仲郢字論蒙父子更歷九鎮

誅舞文吏

唐穆宗長慶中柳公綽為山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有二吏犯法一贓賄一舞文縣令以公綽守法必殺賊吏獄具公綽判之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止祈福人

宋王嗣宗汾州人為節度使性剛正嘗臥病家人私褻紙錢以祈福嗣宗知而大呼止之曰神苟有知豈肯枉受賄耶

鼉集城門

唐鄧景山拜青齊節度使徙淮南為政嚴明有鼉集城門鄧班謂景山曰鼉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

乎未幾宋州節度使劉展反。

烏集縶架

柳仲郢初為諫議後每遷官必羣烏大集于昇平第庭樹皆滿五日乃散家人以為候至是為天平節度使烏不復集遂卒于鎮

受怛謀降

唐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奏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已遣兵入據其城事下尚書省議請如德裕策牛僧孺以為中國禦戎守信為上上遂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境上

解田悅圍

唐節度使田悅反圍刑及臨洛詔李抱真領招義節度使與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于雙岡斬其將楊光朝又破之遂解臨洛之圍

革投尸俗

唐李嵩檢校太原以北諸軍節度使太原俗尚浮屠法死不葬以尸投山谷飼鳥獸其地號曰黃坑大為民患吏不敢禁嵩至申厲禁條遂革其俗

置倘征軍

唐徐商拜河中節度使突厥殘種以千帳渡河自來歸附表音壁詔商綏定之商表處山東寬鄉置倘征軍千人襍紙為鎧即勁矢不能入

出俸贖質子

唐李光弼子彙為涇原節度使罷軍中雜徭出俸錢贖質子還其家。

著約歸鬻女

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蜀人多鬻女為人妾德裕著為科約凡年十三已上執三年勞已下執五年勞及期則歸之父母毀浮屠私廬數千以地為農先主祠旁有名曰柔村者其民剔髮若浮屠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

疏廬息災

唐杜佑字君卿為嶺南節度使疏析廬開以息火災權德

輿稱其有善政以及民有盛德以化惡

墾田省費

唐畢誠字存之為邢密節度使誠到軍遣吏懷諭羗人羗人皆順向時戍兵常苦調餉之艱誠募士懇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

重朝廷

唐牛僧孺為相以上荒淫嬖倖用事累表求出乃升鄂岳為武昌軍以僧孺為節度使僧孺赴鎮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橐鞬候于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高于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重朝廷也竟行之。

蔡不健音高堅

敬桑梓

唐昭宗大順中王師範為平盧節度使師範和謹好學每本縣令到官輒備儀衛往謁之自稱百姓拜之于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

納節降麻

春明退朝錄唐制節度使除僕射尚書侍郎者謂之納節皆不降麻止舍人院草制宋天禧中丁謂自保信軍節度使除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先公在西閣草制政和中韓公自武康軍節度使除工部尚書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

撫封率長

常集節度使制統節制之師貞否臧之律撫其四封率彼

五長又曰旌惟進篤節以詰姦

賞錢捕諸盜

唐僖宗乾符中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到官不詰盜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凡人未幾有捕盜至者盜謂之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既為彼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告者錢斬盜于市于是諸盜益相疑無地容足散逃他境

厚裝遣巡官

唐僖宗時辛謹為嶺南西道節度使初南詔入寇謹遣賈

山堂集卷之九
宏等使南詔相繼道歿時讜已風痺召攝巡官徐雲虔曰
吾子既仕則思徇國能為此行乎讜恨不能拜耳因嗚咽
流涕雲虔曰士為知己者歿敢不承命讜喜厚其資裝而
遣之雲虔至善闡城欲驃信稱臣進貢且責之曰驃信之
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
邊鄙今驃信欲脩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
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
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授以木夾遣還然猶未肯奉
表稱貢按南蠻傳驃信夷語謂君也

受命不宿家

唐李希烈反遷宗室臯為江西節度使受命日不宿家至

豫章大令將吏曰有功未賞與懷器謀未發者皆得自言
補裨校伊慎等為大將擢王錡為中軍以馬彛許孟容為
幕府治戰艦裒兵二萬以士二千五百委伊慎等教之自
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

赴鎮不用衛

唐德宗貞元中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不知事軍士亂殺
大將數人詔以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萬榮卒都虞候鄧惟
儵音久遂權軍事不遣人迎晉晉受詔即與儵從十餘人赴鎮
不用兵衛惟恭以晉來速不及謀乃率諸將出迎晉命惟
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既入仍委以軍政眾莫測其謀初惟
恭謀代萬榮故不遣人迎晉且疑晉不敢入及晉至得其

情則鞅鞅不能平。乃結大將相里重晏等謀作亂。晉覺之。殺其黨。械送惟恭京師。流之汀州。按晉字混成。

盡知虜情

唐李德裕節度西川。建籌邊樓。圖蜀地形。南道山川。與南詔相接者。圖之左。西道山川。與吐蕃相接者。圖之右。其部落眾寡。饋糧遠近。曲折咸具。乃召老于軍旅習邊事者。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

不失臣節

唐德宗時。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略。每李納使至。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為之備。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宜以死報之。故玄

佐始終不失臣節。

奉身清儉

唐涇原節度使馬璘卒。以段秀實代之。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侍。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

為治嚴稜

分音惜唐裴玠授同州節度使。元和三年。徙山南東道。玠為治嚴稜。不務貢奉。入朝不事騶伏。妻乘竹輿。二侍婢黃碧練服。其所居處。取庇風雨而已。

處置得宜

唐憲宗元和四年。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鎮。所以能拒朝命者。由諸

此貧駢
二音

州縣各制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也。向使刺史各得
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
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竝令刺
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
胤處置得宜故也。重胤字保君。張掖人。承玘之子。

功烈稱最

唐常臯。字城武。貞元初代張延賞為劔南西川節度使。招
來雲南。破吐蕃四十八萬。斬首五萬餘級。其功烈為西南
最。臯沒。蜀人德之。見其遺像。必拜。陸暢嘗為蜀道。易以美
之。

朝暮拔尤

唐憲宗嘉烏重胤功。擢為河陽節度使。與李光顏相倚角。
大小百餘戰。三年賊平。封張掖郡公。其在河陽。善撫士卒。
待官屬有禮。名士如溫造。石洪。皆置之幕府。故韓文公送
溫造序。烏公鎮河陽之三月。朝取一人馬。拔其尤。暮取一
人馬。拔其尤。

朔望問疾

唐盧坦為東川節度使。詔以兵卒屯安州。坦每朔望使人
問其父母妻子。視其疾病醫藥。故士皆感慰。無逃者。

素稱忠義

唐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夢其子劉稹。逼監軍奏請命。為留
後。上謀于宰相李德裕。對曰。澤潞事體與河北三鎮不同。

山堂肆考 卷十一 莊集十一 卷 二十九
河北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効其所為。天子威令。不行矣。

務在懷來

唐袁滋徙義成節度使。義成東有淄青。北有魏博。乃用武之國也。滋嚴設備。而推誠信。務在懷來。李師道田季安皆畏服之。居七年。百姓立祠祝祭。

奏蠲逋租

唐李吉甫為淮西節度使。居三載。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

更除謬政

崔安潛代高駢領西川節度使。吏倚駢為奸利者。悉誅之。數更除謬政。

盡殺新軍

唐文宗太和中。南詔寇成都。詔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絳發兵救之。絳募兵千人赴之。蠻退。兵還。詔悉罷之。絳召新軍諭旨。賜以廩麥而遣之。皆怏怏而退。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已。以賜物薄。激新軍。衆怒大譟。絳與推官趙存約皆遇害。上以溫造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討之。造行至褒城。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密與之謀。以牙兵圍新軍。殺之。八百人皆歿。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謫流康州。不棄羣卒。

唐朱忠亮歷四鎮節度使。吏白老卒不任戰者，可罷之。答曰：「古人于老馬不棄，況戰士乎？」聞者莫不感奮。

嚴武知人

唐嚴武，字季鷹。上元初，為歙南西川節度使。表杜甫為參謀，時稱知人。武在蜀頗放肆，用度無藝。或一言之悅，賞至百萬。蜀雖富饒，而峻倍亟，劍閣里為空。然虜亦不敢近。

王建樂士

唐昭宗大順中，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建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材。

關牙門受謁

唐文宗太和四年，以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

貢及互市，懼其為變，皆嚴兵防衛之。公綽至鎮，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于境，至則大關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無得侵擾。

出廩錢市物

唐却士美克昭義節度使。自李抱真以來，為節度者皆武臣。私厨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千斛。潞久困甚，士美至，悉罷之。出廩錢市物自給。

疏詞中正

見祭酒。

言氣矜誇

唐開元中，蓋嘉運擊突騎施來獻捷，上嘉其功，以為河西

隴右節度使嘉運恃恩流連不時發裴耀卿曰嘉運誠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且將軍受命鑿凶門而出今乃酣宴朝夕殆非憂國愛人之意上乃趣嘉運行已而鬣音翦竟無功按淮南子兵略訓君命將臣辭而行乃鬣爪設明衣鑿凶門而出故杜甫荆南述懷詩凶門轂少推

斬將狗軍

唐憲宗元和中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承宗弟承元承元時年二十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可乎衆許諾承元不稱留後表請除帥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誼諱不受命承元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肯從承元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大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狗軍中乃定

合兵討賊

唐僖宗時寬甸人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殆盡遂入宮稱大齊皇帝鳳翔節度使鄭畋刺血為表遣使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順逆皆聽命又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之按寬甸漢縣名故城在兗州府曹縣界

出軍乘騾

唐封常清以北庭都護持節伊西節度使性勤儉耐勞苦每出軍乘騾私厩纜二馬賞罰分明

入朝進馬

唐憲宗元和中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繪三萬金銀器一千而汴之庫廩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不貪名位

唐宣宗太中間翰林學士韋澳嘗奏事上欲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玘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為河陽節度使

欲存事分

唐德宗貞元中李白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以自良代燧為河東節度使自良固辭曰臣事馬燧久不欲代之上曰卿於馬燧欲存軍中事分誠為得體然北門之任非卿不可注云存事分言不忘軍事燧之勢分也北門之任言河東為國家北門也即今太原府

得大臣體

棕青從唐杜棕為淮南節度使武宗聞揚州倡女善酒令勅監軍選十人以獻監軍請節度使杜棕不從監軍怒表其狀左右因請勅棕同選上曰勅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棕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勅勿選召棕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

徵矣。

豈大將才

唐德宗貞元中。以姚南仲為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曰。姚大夫書生。豈大將才也。判官盧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桑中剛監軍侵之。必不肯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

貪暴皆斬

唐代宗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東節度等使。既至。將暴卒貪。為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清惠著名

唐文宗時宰相李石言于上曰。盧鈞為嶺南節度使。朝臣皆相賀。以為嶺南富饒。近歲皆厚賂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撓朝權。陛下宜以褒之。庶幾內外奉法。上從之。鈞至鎮。以清惠著名。

嚴整治軍

唐肅宗乾元中。召郭子儀還京。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皆樂子儀之寬。彈光弼之嚴。

忠義激士

唐德宗建中四年。馮河清與姚况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輸行在。城中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

清為涇原節度使。况為司馬。

食橘納直

唐柳玘為嶺南節度副使。解中橘熟。既食。納直于官。

取梅市還

唐蕭倣為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于公厨。以和劑。倣知。趣市還之。

樂政畏威

唐田弘正充魏博節度使。以功加平章事。來朝。上眷待殊等。因請留闕下。帝勞曰。魏人樂卿之政。四鄰畏卿之威。為朕長城。又安用辭。

質子請吏

見拾遺

不事威嚴

唐李愬字元真。憲宗命代袁滋為唐鄧節度使。愬至唐州。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果輕愬。不設備。

悉屏旌節

唐穆宗長慶元年。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起復弘正子布。為魏博節度使。討之。布與妻子及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

聖音惡 徒跣號哭而入。居于聖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田產得錢十餘萬。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後布為魏博將史。憲誠鼓煽。其功不成。遂刺心而死。按記閔傳。齊衰之喪。居聖室。聖室壘土墊為之。不塗。聖也。

命釋士良

李勣謀襲蔡州。遣大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劉音粘眾請剗其心。士良無懼色。勣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歿以報德。言于勣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以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文城柵降。引兵

入據其城。

誘擒李祐

李勣待吳秀琳甚厚。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時祐守興橋柵。帥士卒割麥于張柴村。勣召廂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誘而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勣命釋縛。待以客禮。又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祐感泣。言于勣曰。蔡之精兵皆在洞曲。守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聞之。元濟已成擒矣。勣然之。

撫夷勸農

唐李承約拜黔南節度使。以恩信撫夷落。勸農桑。興學校。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留。詔許留一年。

勤身節用

唐曲環喜兵法。改陳許節度使。二州比為寇衝。民苦剽鹵。皆客他縣。環勤身節用。寬賦歛。簡條教。不三歲。歸者襁繫。

縱民復業

唐僖宗乾符中。高駢為西川節度使。駢至劔州。先遣使開。豨音希。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萬一豨突奈何。駢曰。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復常業。民大悅。

留賊為資

唐僖宗乾符中。山南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黃巢于荆門賊。

渡東。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饗之資。眾乃止。

賜帛分將士

唐武宗會昌中。以石雄為晉絳行營節度使。明日即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上得捷書。喜甚。謂宰相曰。雄真良將。李德裕因言。比年潞州市有男子。磬祈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之。今破潞州者。果雄也。詔賜雄帛。雄悉置軍門。自取一匹。餘悉分賜將士。

授弓誌姓名

唐王忠嗣在節鎮。名屬長付。以兵器。使授士卒。雖弓矢必

誌其姓名。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治罪。部下人人自勸。

親王遙領

唐開元中。刻王除安北大都護。克安撫河東。閩內隴右諸藩部落。大使親王遙領節度自此始。又河西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蕭嵩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使如故。宰相遙領節度自此始。

宰相兼為

唐盧杞與張鎰同為相。思鎰忠直欲去之。會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思得重臣代之。杞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遽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筭。上乃顧鎰曰。無

泚音此

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後鎰為鳳翔將李楚琳所殺。

廝役教為精騎

唐代宗大曆中。馬燧為河東節度使。以河東騎士單弱。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為精騎。又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陣。居一年。得選兵三萬人。

幕僚皆用少年

唐穆宗長慶中。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為僧。以張弘靖代之。先是節度使皆與士卒均勞逸。弘靖從容驕奢。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韋雍輩又皆少年輕薄。嗜酒豪縱。裁刻軍

士糧賜數以及虜詬之。嘗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能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招撫流散

唐文宗太和中。殷侗為齊德滄景節度使。滄州承喪亂之後。骸骨蔽地。戶口存者十無三四。侗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流散。勸之耕桑。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庫克盈。

擇用廉平

五代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政。擇廉平吏用為刺史縣令。有大將與其黨十餘人謀作亂。乃大會諸將。于坐中擒之。數曰。吾惡衣糲食。正為汝曹。何負而反。今日之會。與汝訣。立搃殺之。

過師不踐禾稼

唐宗室李臯。遷荆南節度使。凡戰大小三十二。取州五。縣二十。斬首三萬三千。生擒萬六千。未嘗敗北。師所過。不敢伐桑棗。踐禾稼。朝廷仰食江淮。而淮西道出九江至大別。皆與賊接。臯轉戰千里。餉路遂通。江漢倚臯為固。

大饗惟習擊刺

琢音篆。唐劉琢字子全。進宣武節度使。先是大饗。雜進倡舞。琢曰。豈軍樂耶。取壯士千人。被鎧甲。擁矛盾。習擊刺。又下令。不可止夜行。使民自便。

債帥

高瑀與唐文宗太和中。以高瑀為忠武節度使。自大曆以來。節度

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稱之息。貸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歛以償所負。至是裴度韋處厚始奏用瑀。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麤官

北夢瑣言。唐薛尚書能以文章自負。出為戎鎮。嘗鬱鬱嘆息。有詩云。麤官乞與真。拋却賴有詩名。合得償。蓋以節將為麤官也。

車前張旗

宋辛棄疾帥淮東。每出車前張旗。書云。撫軍恤民。斬賊配吏。

衆中奪牌

唐肅宗寶應中。史朝義反。以雍王适為元帥。會諸道兵出。賊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官軍擊之不動。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衆大敗。

披靡皆上聲

二卒守門

唐文宗太和中。以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于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

汗音寒

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千夫荷擔

宋景定間林存為潭州帥罷歸道衢調千夫荷擔經趙清獻公墓旁疲甚因相與語清獻公一琴一鶴那有許耶或聞之題詩驛舍曰千夫荷擔在山阿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清獻墓前過。

蠻夷畏服

唐段文昌字墨卿西河人個儻有義氣常臯在蜀表授校書郎長慶中朝廷以文昌少遊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文昌素洽蜀人之情至是以寬為政蠻夷畏服。

羌渾來迎

宋太祖建隆三年以趙贊為彰武節度使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羌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

之。而陝西邊州及湖南河北四路廣桂二州河南
京西杭越江寧洪州等處皆置焉。掌總護諸將統
制軍旅。察治奸宄。以肅清一道。建炎以後。或以文
臣克。或以知州帶管。而諸路又有安撫大使。則自
兩浙西路劉光世始。

脅從曲赦

唐狄仁傑。聖曆中。突厥入趙定。標掠遁去。拜仁傑為河北
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于賊。仁傑上言。願曲赦河北一切
不問詔可。

叛黨擒夷

唐裴行儉。字子約。儀鳳二年。詔安撫大使。將吏為刻石于

碎葉城。紀其功。帝勞之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
刃。而叛黨擒夷。可謂文武兼備矣。

錄音慮

錄問繫囚

宋真宗咸平二年。以學士王欽若為拜州道安撫大使。知
制誥梁顥為陝西路安撫使。錄問繫囚。因諭之曰。朕以觀
省風俗。尤難其人。數日思之。無易卿等。各宜宣布德澤。使
知朕勤恤之意。

全活饑人

宋韓忠獻王琦為體量安撫使。時益路人饑。公至則蠲租
減稅。募人入粟。招募壯者。刺以為廂禁軍。又檄劔關民流
移欲東者。勿禁。由是全活饑人百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

更生我也。

書策弭盜

宋莫濬撰葉夢得行狀。宰執奏福建安撫使葉夢得措置弭盜之事。上曰。盜之竊發。多緣守令非人。培克所致。宜令帥司條具。凡有害于民者。除之。公于是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三策並用。盜賊遂息。

發倉賑貧

宋韓獻肅公絳。字子華。時江淮兩浙饑。以公為體量安撫。江夏東西二路。公到部。則發倉廩賑貧乏。問百姓疾苦。

誠信服人

宋許汾知鄧州。兼荆南西路安撫使。政尚寬厚。庭無留獄。

蓋其處心積慮。一本于誠信。故人皆愛服之。在鎮四年。一路獄空者八十縣。鄰路饑流。賴公全活者二萬六千九百有奇。去之日。百姓遮道拜泣。比之召父杜母。

公勤勵屬

宋真德秀為湖南安撫使。以廉仁公勤勵僚屬。以周敦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勉士。罷權酷和糴以甦民。立惠民倉。社倉。慈幼倉。與義阡。惠政畢舉。

察邊民利害

宋范雍克陝西沿邊州軍體量安撫使。詔所至察訪邊民利害。及體量官吏能否。

錄諸將功狀

推酷音各孤

鑣音拱宋時巨寇李金奮起為亂以劉忠肅公拱為荆襄南路安撫使公入境檄鄰道謹兵堵守隘塞亟奏請下荆襄發卒為聲援由是官兵日盛賊氣日衰賊徒執李金以降酋黨盡戮既乃錄諸將之功狀以聞一毫不敢有所私上嘉嘆再三。璽書褒美。

奔民得渡

鄆音渾

宋景德中丁謂克鄆濟濮安撫使時契丹稍南牧民奔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時濟人謂取必囚斬于河上詭言取民錢者舟人大恐旦夕不敢停濟。

劇盜來降

宋岳飛字鵬舉知潭州兼荆湖安撫都總管招劇盜曹成

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招之不從乃掩擊大破之成遂來降。

供帳悉置官庫

宋汪立信為湖南安撫使供帳之物悉置官庫所積錢連歲代潭民納稅貧無告者予錢粟病者加藥餌雨雪旱潦軍民皆有給賜務興學校士習為變。

氣象一如盛時

瘵音債宋李椿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撫摩凋瘵氣象一如盛時。糴音眺歲旱蠲租十一萬糴常平米一萬活數萬人。

築館招賢

璫音浸宋余玠安撫四川築招賢館以禮士時播州人冉璫與弟

璞聞之。遂謁玠。玠與分庭抗禮。待之甚至。父之無所言。因使人窺其所為。兄弟惟對據。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狀。又旬日。始見玠曰。某辱公禮遇。思少裨益。今若徙合州。城于釣魚山。任得其人。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矣。玠大以為然。即聞于朝。詔以璡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為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一以任之。屯兵聚糧。為必守計。後果賴其力。

輸金助國

宋楊燦。嘉泰初。襲播州安撫使。開禧初。蜀帥吳曦作亂。燦輸金錢戰馬。以助國用。邊患遂息。封威毅侯。

○轉運使

歷代沿革。唐先天二年。李傑始為水陸發運使。開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以侍中。充江南淮南轉運使。崔希逸。蕭旻為副。天寶中。以韋堅為勾當轉運使。第五琦。劉晏。充諸道轉運使。其後韓滉。皆以宰相充。而諸道分置巡院。皆統于此。五代罷巡院。始置轉運使。宋乾德三年以後。僭偽畧平。始置諸道轉運使。以總利權。慶曆中。轉運使皆帶按察之任。祥符中。詔自今轉運副使。不限官品。並在提點刑獄之上。中興以來。逐路都轉運使。除授不常。唯使副判官常置。光宗紹熙以來。使副運判不雙除。元置都轉運鹽使。正三品。又有同知副使。

饋餉

楚漢相拒滎陽。蕭何守關中。計戶轉漕。給食不乏。高祖曰。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轉輸

光武拜寇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于是光武北征。恂收租四百萬斛。以給軍。時軍食告乏。恂以輦車驢馬轉輸。前後不絕。

漕給中都

漢高祖時。漕山東之粟。以給中都之官。不過數十萬石。孝武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糧率十餘鍾。致

一石。

漕給京師

漢昭帝元鳳中。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中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中。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中漕卒過半。

開渠通漕

漕音產。唐玄宗天寶元年。以帝堅為江淮租庸轉運使。堅引漕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自江淮至京城。二年而成。上為升樓。詔羣臣臨觀。加堅常侍。吏卒褒賞有差。賜其潭名廣運。

置倉省運

唐裴耀卿同門下平章事克轉運使。于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由孟津沂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千萬緡。或說耀卿請進所省脚錢以明功利。耀卿曰。此蓋公家盈縮之利爾。不可以求寵。乃奏充所司和糴等錢。明年遷為侍中。

治財賦

唐僖宗時崔彥昭長于治財賦。召為吏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

通盈虛

唐王播領諸道轉運使。程異為副。而異尤能通萬貨盈虛。歲致四十萬斛。

唐代宗立。以劉晏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常平使。晏乃移書于宰相元載。以為運漕之利與害。各有四載得書。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馳使勞曰。卿即朕之鄴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

歲運百餘萬石

宋范旻為淮南轉運使。太祖嘗謂之曰。朕知卿貧。凡所須。並借用官錢。悉以便宜行事。不必一一中覆也。每歲運米百餘萬石。以給京師。時論許其有心計。

未嘗按吏

宋陳文惠堯佐。六為轉運使。嘗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

重犯法。至于人有過失。多保佑之。未嘗按黜一吏。專務舉賢。

宋楊察字隱甫。為江東轉運使。專以舉賢為急務。人或譏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撥拾羨餘。則俗吏能之。何必我哉。不納常禮。

宋楊文節萬里漕運江東。凡行部常禮。一切不納。至于折俎交饋。秋毫勿以自入。悉歸之官。計錢一千六百萬。

最識大體

宋張士遜出為江西轉運。辭王文正公。旦于政事堂。公從容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起謝。後迭更。是職。忠公之言。未嘗求錐刀之利。識者曰。此運使最識大體。

代輸郡稅

言行錄。宋程大昌字恭之。徙江西運副。公曰。可以興利除害。行吾志矣。歲歉。出庫錢十餘萬緡。代輸四郡五等夏稅。折帛。以過饑民為盜之原。

代納鹽錢

宋紹興中。福建漕使王時升。到官。纔一考。見上供庫錢三十萬緡。欲代納本路拖欠鹽錢。上從。宰執奏。因旌賞之。

編科約

蘇音道。宋李文簡燾字仁甫。號吳齋。除潼川路轉運判官。州縣多橫斂。公選官置局。括一道財賦。列其名色。使有無相補。酌三年而為帳。編示官吏。名為科約。至今不廢。

置都簿

李文簡公副運江西置一路財賦都簿未幾召還上言乞本路毋廢此書上曰卿不為高論務在便民甚善

一路悚息

宋楊察為江東轉運使部頗易其年少及發奸摘伏一路悚息召為右正言

八州知勸

宋彭思永字季長為荆湖北轉運使至部奏黜令之殘暴疲懦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

荷鍾先往

唐劉晏為轉運與元載書曰見一水不通思荷鍾而先往

見一粟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勞形期報明主

乘驛上聞

宋太宗時魏廷式累官益州轉運使因入奏帝謂曰百事具白中書廷式對曰臣三千里外乘驛而來以機事上聞願斷自宸衷非為宰相也即不時召對

可為模範

仇音辛

宋鮮于侁字子駿閬中人哲宗立念東國困于役竄吳居

厚復以侁為京東轉運使比行司馬光曰福星往矣安得

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又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誠

恐非宜然欲救東土之敝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為諸路轉運模範矣士民聞其復臨如見慈父母

不繫品位

宋至道元年。荆湖轉運使何士宗。上言執政大臣。出領外郡。申轉運司公事。只宜書通判以下姓名。上謂宰相曰。運司所部。不繫州府。不繫品位。朝廷憲典。未可輕改也。

賦斂寬平

宋王待制質。遷荆湖北路轉運使。值西方用兵。急于財用。公獨不進羨餘。其賦斂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

公私饒足

宋蔣之奇。字穎叔。為陝西運副。經賦所入。以給用度。故公私饒足。比其去。庫緡八十餘萬。邊粟可支二年。

義倫卻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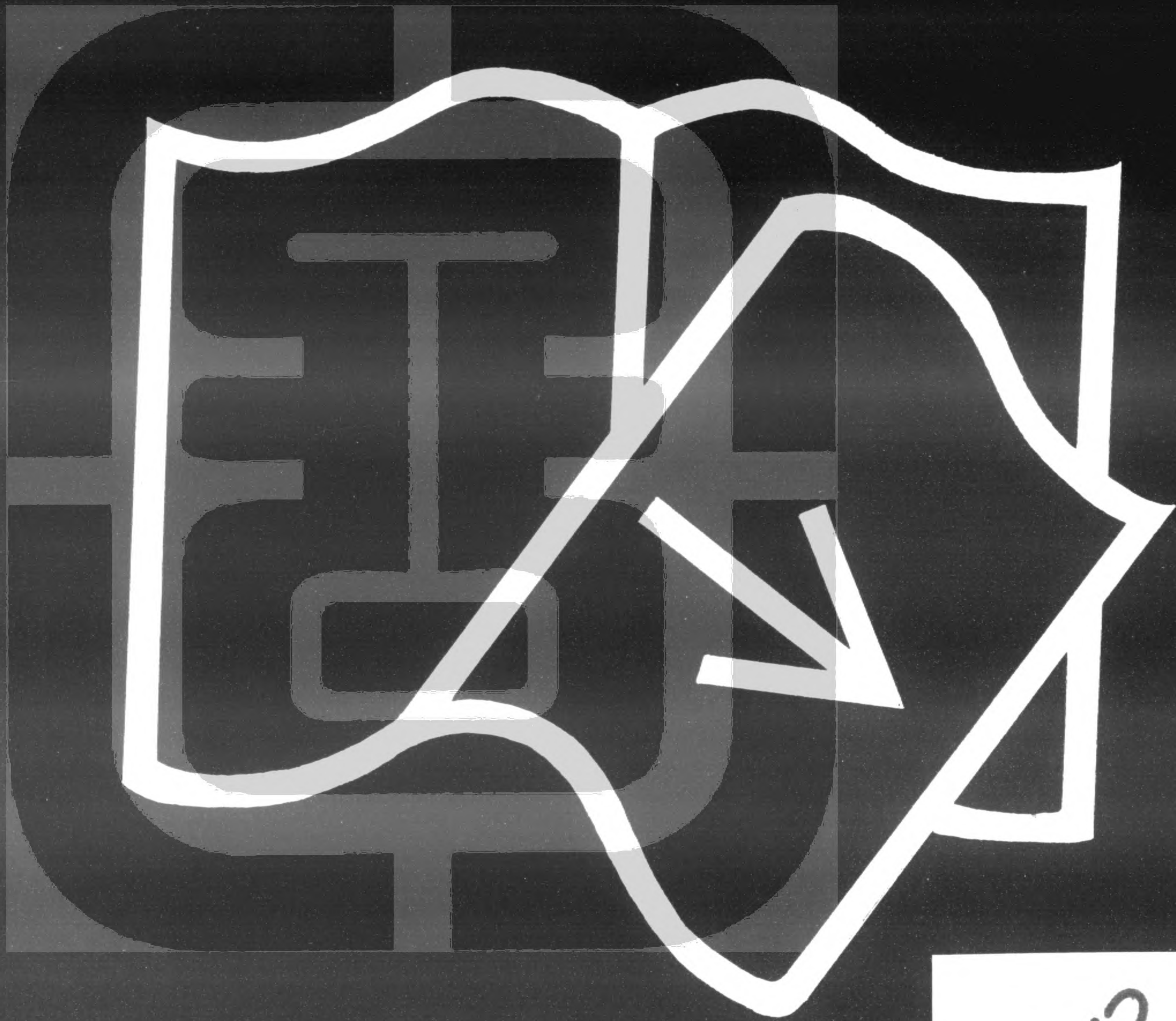
宋沈義倫。為隨軍轉運使。入成都。偽蜀有以珍寶為獻。皆卻之。東歸。篋中所有。唯圖書數卷。上聞其清。擢樞密副使。

子美獻珠

宋尚書右丞梁子美。初為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損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由是諸漕臣効尤。爭進羨餘。此珠出女真。子美市于遼。遼人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真深怨之。而子美用是顯。

蔡襄減稅

宋蔡襄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塘以溉民田。人利之。為立生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



原件短缺

P11

楊紘去貪

宋富弼薦紘為江東轉運使。紘嘗言不法之人如肆貪于一郡一邑，害良民千萬家，不若去之，止不利一家耳。

致堯可畏

宋曾致堯為兩浙轉運使。時諫議大夫魏知庠知蘇州，介舊恩以進。致堯劾其罪，太宗曰：是人敢治魏庠，可畏也。

王素不苛

宋王懿敏公素為淮南都轉運使。無按察使時，初置按察，皆以苛刻相尚。公獨不苛。然貪吏有自投劾而去者。

馳原隰訪疾苦

宋趙忠定公汝愚將漕江西，每輕車携主案吏二，候兵一。

朝廷量其減否，以行賞罰，訓從之。

察能否

宋景佑元年，令諸路轉運使副、察所部官吏能否，辨為三等。公勤廉幹，文武可取，利益于國，惠及于民者為上。幹事而無治聲者為次。猥懦而貪慢，公不治，贓狀未露，濫聲頗彰者為下。並列狀以聞。

有志澄清

宋李絢字公素，景佑中及第，授大理評事、通判邠州，召試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未幾除京西轉運使。時呂文靖執政，好擢用奇才，謂曰：朝廷之制，未嘗有釋褐再任為轉運使者，以學士才器高爽，故有此授。宜副朝廷任使之意。絢

到任。卽有澄清之志。

有力供調

澶音然。宋李士衡為河北漕。真宗幸澶州。東封西祀。供調百萬億。士衡有力焉。

定役書

宋范景仁舉所知鮮于侁。除利漕。兼提舉常平。上曰。鮮于侁。定利路役書。可為諸路法。又上書陳時政闕失。移京都轉運。

減治課

宋陳堯佐為河東轉運。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治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然利有

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

祿米賑民

宋諫議扈稱為梓路轉運使。屬歲饑。道殣相望。稱先出祿米以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官。全活者數萬人。

糧儲備邊

宋范忠宣公純仁。自陝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西久。主漕輓。必精意邊事。城廓甲兵糧儲何如。對曰。城廓粗安。甲兵粗修。糧儲粗備。

募商輸粟

宋仁宗時。范祥為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以鹽募商旅。輸芻粟于陝。以實邊。盡弛兵民輦運之役。公私便之。

置吏督租

唐常堅善探候主意。見宇文融等。以力剝財物。爭行進奉。而得恩顧。堅乃以轉運江淮租賦所在。請置吏督察。以裨國之倉廩。歲增鉅萬。

給紙上數

見翰林學士。

賜詩寵行

東都事略。宋王隨直史館。出為京西轉運使。時隨父母在洛中。京西乃其所部也。真宗賜詩寵其行。復以羊酒賜使過家。時人榮之。

奸吏悚服

宋趙杲為梓州路轉運使。窮城小邑。無所不至。父老喜懣。奸吏悚服。

重辟平反

宋胡則為廣西轉運使。按宜州重辟凡十九人。為平反者九人。

○觀察使

歷代沿革。唐貞觀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遣使始有巡察安撫之名。神龍三年。以五品已上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察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二年。置十道按察使。各一人。開元二年。改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二十年。改曰採訪使。

反音翻

分十五道。天寶末。又兼黜陟使。乾元中。改曰觀察。處置使。宋沿唐制。置諸州觀察使。祥符中。詔觀察使。並帶刺史。政和中。詔承宣觀察使。仍不帶持節等。

老穉歌思

唐宣宗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八州。沒四十年。老穉歌思如丹尚存。乃詔上丹功次。刻石于碑。後子宙亦為江西觀察使。政尚簡易。江西以為世官。

內外引薦

唐代宗大曆中。以陳少遊為宣歙觀察使。少遊每結權賢。

初除桂管。惡其道遠多瘴。宦官董秀掌樞。少遊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賄于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遂改宣歙。不抑穀價。

唐憲宗元和三年。盧坦為宣歙觀察使。坦到官。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三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為緩租期

唐韋溫為陝虢觀察使。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貸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為緩期而賦辦。

夜分決事

唐崔咸字重易。遷陝虢觀察使。自旦至暮。與賓僚痛飲。常

醉不醒簿領堆積至夜分乃決事裁剖精明無毫釐之差
吏胥稱為神人

夜中登城

唐憲宗元和五年以呂元膺為鄂岳觀察使元膺嘗欲夜
登城門已鎖守者不為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誰辯
真偽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還明日擢為重職

獻箴

唐敬宗遊幸無常比昵羣小浙西觀察使李德裕遣使獻
丹衷箴六首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
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謹
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

刑禁

北魏崔陵遷湖南觀察使舊法雖豐年貿易不許出境他
郡灾荒不之恤陵至謂吏民曰閉糴以重困民豈人情乎
因削其禁自是商賈流行貨物益饒

設鄉校

唐常袞京兆人建中初為福建觀察使閩人未知學袞至
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勸導由是俗為一變歲貢士與
內州等

繕陣隍

唐張建封字本立貞元四年為徐泗濠觀察使時四方多
故乃繕陣隍益治兵四鄙悅附李希烈遣悍卒來戰建封

陣音皮

皆沮劔之

毀祠脩壁

唐韓滉遷浙東西觀察使。因京都未平。築石頭五城。自京口抵玉山。又毀上元道佛祠四十區。修為壁。由是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

捐費代輸

郎音宴

唐崔郎出為虢州觀察使。先是上供財乏。奪官俸助輸。歲率八十餘萬。郎曰。吏不能贍私。安能恤民。吾不能獨治。安得徒自封耶。即捐府中常費代輸。

美譽四騰

唐吳湊為福建觀察使。為政清勤。美譽四騰。與宰相竇參

有憾。參常短毀之。又言湊有風痺。帝召還。驗其疾。非是由。是不直參。

惡俗大變

季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南方信巫。雖父母癘疫。子棄之不敢養。德裕擇長老諭以孝慈。大倫數年。惡俗大變。

元稹遊湖

唐元稹為浙東觀察使。會稽山水奇秀。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而鏡湖秦望之遊。月三四焉。副使竇華。海內知名。與稹酬倡。至今稱蘭亭絕唱。白居易賀詩。稽山鏡水歡遊地。犀帶金章榮貴身。

李自華造壘

唐宗室曹王皐拜湖南觀察使前帥辛京杲貪暴部將王國良據縣反命荆黔洪桂兵討之再歲不能下皐至遺書曰觀將軍非敢為大逆者特逃讒抗死耳我固為京杲誣者幸蒙雪何忍以兵加將軍哉國良得書喜且畏因請降然尚鼠首皐即單騎稱使者造國良壘賊延使者入皐大呼其軍曰有識曹王者乎我來受國良降國良今安在一軍錯愕不敢動國良迎拜叩頭請罪皐執手約為兄弟盡焚其攻守器具散其兵。

聲樂不聞

唐薛平寶鼎人易三鎮而聲樂不聞于家憲宗時以治行遷御史大夫後封河東郡公。

烽燧不置

唐懿宗時王式為浙東觀察使賊裘甫作亂式擒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會諸將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幸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論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皆拜曰非所及也。

請除刺史

唐德宗貞元四年以程懷直為滄州觀察使懷直請分景城弓高為景州并請除刺史上喜曰三十年無此事矣以

徐紳為景州刺史。按景城弓高，皆漢縣名。

奏責中人

硤音洽。唐宣宗大中六年，以高少逸為陝虢觀察使。有勅使過硤右，怒餅黑，鞭驛使見血。少逸以聞，帝怒責之。中人皆斂手為治，有威惠。

唐僖宗時，黃巢轉掠福建。建州人陳巖聚眾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觀察使鄭鑑表巖以自代，巖為治有威惠，閩人安之。

為官甚清忠

唐王緯與李泌嘗為江西觀察司路嗣恭判官。泌執奏緯與已有私恩，德宗許為泌報德，故進緯給事中。後浙西觀

察使闕，泌擬緯。帝曰：「是朕為君報德者乎？」黃門要地，獨不留議事耶？對曰：「浙西賦入尤劇，緯為官甚清忠，能惠養民，故請遣之，詔可。」

歲寒不移

張建封為觀察使，入覲，德宗禮遇加等。及還鎮，賜詩。又令中使齎常所執鞭，賜曰：「卿忠正節義，歲寒不移，故以賜卿。」表卿忠節也。一說建封賜鞭，乃為徐泗濠節度使時事。風節不立。

唐扶為福州觀察使，濫殺人，風節不立。及卒，奴婢爭財，有司按其貲，至十餘萬。

蠲租錢三百萬

唐衛次公河東人為陝虢觀察使蠲橫租錢歲三十萬
罷酤錢九十萬

唐王仲舒為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榷酒禁民私釀民甚苦
之仲舒奏罷酤錢九十萬

齊映進瓶

唐齊映為桂管江西觀察使始映罷不以罪冀得復進乃
厚欵貢獻以中帝欲初諸藩進銀瓶止五尺李兼在江西
始進六尺至映乃進八尺

李琮歸印

尉遲偓中朝故事李琮為湖南觀察使漁者獻鯉一頭長
數尺琮命家人烹之腹中得印一面文曰衡山縣印琮令

俚音惺

廳吏索衡山縣近日文書視其印篆分明似新鑄者乃遣
召衡山令携印來閱之果然新鑄也琮屏人詰之令伏罪
曰舊印為惡人竊去某與主吏益憂刑戮所以潛命工人
為之今則唯俟少命也琮閱之為秘其事碎新印令齎舊
印歸縣罕有知者

賜以時服

唐貞元中賜觀察使新制時服上曰觀察以鴈銜威儀委
取其行列有序冀牧人有威儀也

易以武弁

宋陳堯咨自龍圖閣拜觀察使乃自陳曰臣本儒生蒙陛
下易以武弁所惜者腰下無金魚袋耳因命特繫金魚以

廉吏以達于朝。宣和初。詔江西廣東增置武提刑一員。然遇闕帥不許武憲兼攝。建炎元年。以盜賊未衰。諸路無武臣提刑處。權添差一次。四年罷之。乾道六年。又分置諸路武臣提刑一員。于是武憲橫于四方。淳熙末。上知其不便。遂不復除。止除朝臣一員。

追還薦章

宋廖德明字子晦。為廣東提點刑獄。有鄉人為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盛甚。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故也。于是追還薦章。

請緩程役

宋呂夷簡字坦夫。擢兩浙提點刑獄。時大建宮觀。詔南方伐材木。期會嚴峻。至有死者。夷簡上疏請緩程役。

督捕盜賊

宋熙寧中。丁執禮為河北西路提刑使。上諭之曰。卿職在刑獄。盜賊最急。宜用心督捕。

平反獄訟

宋高賦字正臣。言國家置提刑司。蓋欲平反獄訟。使民不冤。自罷武臣以來。止除朝臣一員。兼河渠盜賊。而州書繁。謝首硯多。省閱不給。請逐路置檢法官。以專平讞。疏駁。

作詩諭民

宋何耕字道夫除潼川提刑作諭民詩四十二篇語平易而教化寓焉郡邑家有其書或強暴有犯法者父老必譙讓之曰汝不誦何公詩乎由是往往知悔

用計擒賊

宋辛簡公次膺除湖南提刑先是賊龍淵李朝擁眾數萬據衡之茶陵秦樞匿不以奏公至單馬亟趨茶陵用計擒賊驍將戮之齎旗榜招安奏升茶陵為軍至今無為盜者

按問貴勢

宋王鼎提點河北刑獄摘發賊汚其所按問即譽勢無假借

保任廉能

職官志提刑司歲察所部廉能而保任之或疲軟或冒法則隨其職事劾去

列上功過

宋慶曆中詔自今提點刑獄以朝臣克代還列功過三等以聞

禁藏兵械

宋元祐中蔡挺提點江西刑獄時盜賊為江西福建八州之患挺告諭所部有私藏器甲者許其首納原其罪由是所得兵械萬計盜賊從此衰息

立榜申冤

志齊民宋向子志字宣卿乃子韶和卿之弟也公先提點湖南刑

山堂集考
獄衡人思之。繪公像。建祠于城東青草寺。再使湖北。先聲入境。奸吏望風解綬者數十人。按部所至。立大榜于前云。久負抑屈。州縣不理者。立其下。于是積年無告之冤。咸得申雪。

帥師平賊

宋楊萬里遷廣東提刑。賊沈師犯南粵。警報至。公帥師討平之。孝宗大喜。詔褒稱曰。仁者有勇。又曰。書生知兵。遂有大用之志。

洗冤澤民

淵源錄。周濂溪提點廣東刑獄。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亦必緩視徐按。以洗冤澤民。

為已任。

訊獄活囚

宋馬亮徙福建提刑。至部。覆訊冤獄。全活者數千人。

諭武勇立功

言行錄。宋鄭丙為廣西提點刑獄。有沙世堅素武勇。坐賊決配靜江。時有劇賊未獲。公乃諭世堅立功贖罪。遂馘渠魁以獻。

發豪傑入衛

宋帝顯德祐中。元兵入寇。勤王詔至。顛江西提刑文天祥。捧詔涕泣。發郡中豪傑。及溪洞山蠻。有衆萬人。以入衛。閱兵止姦。

顯音顯

馘音國

宋呂居簡蒙正子也。提點東京刑獄。徐州人有告孔直溫等挾妖法誘軍士為變而運使不受理者。居簡即令改出。合巡尉捕其黨誅之。詔遷二官。已而濮州復有叛者。民咸驚潰。居簡馳往得其首惡誅之。因大閱兵。享士。奸不得發。又遷一官。

決獄進秩

朝野雜志。初潭州劾梁晚四。劫殺商人。獄成而變。其後七。推不能明。淳熙中。潘德廊提點湖南刑獄。一問得實。破械出之事。聞上由是賢德廊。又武岡縣。一歲收罪人三十六。死者二十八。皆平反之。且奏其事。時已擢知廣州。上以其究心獄事。進秩一等。又明年進直徽猷閣。帥潭州云。

○使臣

周有行人之職。時聘以結好。間問以諭志。春秋列國多有之。漢唐已來。有巡行博士。直指繡衣。觀風八使。按察六條。皆所以宣達德意。延問疾苦。究吏治之得失。考風俗之淳漓也。

鑄金為節

周禮地官掌節。掌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注云。此皆鑄金為節。各為虎人龍之象。以山國多虎。如晉楚。澤國多龍。如吳越。平土之地。則人之。如陳鄭之平原曠野。視其所執之節。可知其所往之邦。蕩竹也。以蕩為函。畫為文采。使其英華外著。

蕩音蕩

內有不變之剛。外有可觀之文。尊王命而重使臣也。

執圭申信

禮器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范昭觀政

春秋時。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齊國之政。歸報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不越罇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展喜犒師

左僖三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使

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不。齊侯曰。何恃而不恐。對曰。恃有先王之命。

按劍定盟

秦攻趙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于楚。平原君約其門下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平原君與之俱至楚。平原君與楚王言合從利害。久而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言合從為楚。非為趙也。遂歃血定盟。平原君歸。以毛遂為上客。

矯制伏罪

漢武帝時。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汲黯往視。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或

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紹音代

紹秦歸璧

趙王得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藺相如奉璧而往。秦無意償城。相如乃紹秦王復取璧。遣使者懷歸趙。而以身待命于秦。

諭蜀受金

漢武帝拜司馬相如為郎。會唐蒙驚擾巴蜀。遣相如諭之。建節東傳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其後有人上書言相如使蜀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

蘇武杖節

見雪。

終軍請纓

漢終軍。武帝時除諫議大夫。自詣闕。願受長纓以羈南越王頸致之闕下。

奉世破莎車

莎音沙

漢宣帝元康中。令羣臣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為衛候使。持節送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微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按奉世字子明。元帝朝賜爵關內侯。

介子斬樓蘭

漢昭帝元鳳中。樓蘭國數遮殺漢使。傅介子謂霍光曰。樓蘭數反復。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詔介子持節以行。介子與士卒。以齎金帛。賜外國為名。王來見。使壯士刺殺之。更其國為鄯善。傅王首詣闕。詔封介子為義陽侯。

鄯音只

陳湯斬鄯支

漢元帝建昭中。陳湯數求使外國。遷西域副校尉。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鄯支單于於康居。斬之上。欲加封爵。丞相匡衡以為矯制興師。幸得不誅則已。不可復加封爵。劉向曰。鄯支單于。因殺漢使。陛下欲誅之意。未嘗或忘。延壽與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外。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奪歛侯之旗。斬鄯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

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且使呼韓喜懼。稽首來賓。願守北藩。勳莫大焉。天子于是下詔赦罪。勿治。議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

班超平西域

東漢班超。字仲升。明章兩朝。出使西域。安集五十餘國。封定遠侯。

唐儀自將

唐太和公主降回紇。以檢校工部尚書胡誕為和親使。次漠南。虜人欲屈脅之。且言使者必易胡服。誕固不從。以唐儀自將。訖不辱命。

吳物不受

後唐明宗遣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風飄至天長。吳王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唐朝與吳人不通問。今既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此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達君命于杭而還。

不失漢節

氏音支漢張騫使月氏。道經匈奴。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留騫十餘載。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不失番情

進音織唐杜暹開元中為御史。往西番覆屯。番人齎金遺之。暹不受。左右曰：「不可失番人之情。」暹受之。埋于幕下。既出境。移牒令取之。

口伐可汗

璿音孰唐鄭元璿字德芳。突厥攻太原。詔持節往勞。元璿隨語折讓。數其背約之罪。突厥愧服。因謂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為用。而兩相攻伐。何哉？」于是頡利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邊火遂熄。朕何惜金石賜公哉？」

辭屈高麗

琛音嗔唐李義琰使高麗。其主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其主辭屈。為之加禮。及義琰弟義琛。再使高麗。其主亦坐召之。義琛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

請宣恩旨

唐宇文融自請馳傳所過宣天子恩旨百姓至有泣下者
勿籍束脩

唐新羅告急太宗以諸子奢克使命之曰海夷頗重學問
卿為大國使當勿籍其束脩為之講說使還稱旨當以中
書舍人待卿

舌下承宗

見拾遺

面責重胤

唐憲宗因淮西久未成功遣尚書左丞許孟容行營宣慰
令面詰責李光顏烏重胤一月之內賊遂報平

宣慰魏博

唐憲宗時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効魏博六州于朝帝遣司
封員外郎知制誥裴度宣慰之弘正知度為帝高選郊迎
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宣天子德澤魏人嘆服度還拜中
書舍人

賑恤江淮

見節用

仁傑請代

唐狄仁傑太原人為并州法曹同府叅軍鄭崇質當使絕
域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有萬里之憂詣
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相協因相

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李揆畏留

見禮部尚書

趙璟夢行

唐趙璟為入蕃副使。既行。謂二張判官曰。前幾里。合有河。河邊木下。合有一官着駝立。既而果然。二張問何以知之。趙曰。某年三十前。已夢此行。亦不當怨時相也。

昌朝辭命

宋慶曆中。元昊寇鎮戎軍。副總管葛懷敏禦之。敗。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元昊。命中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言。削方鎮太過。及用親舊恩倖之弊。詩自

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法。仁宗嘉納之。

明諭禍福

惜音因

唐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兵亂。囚監軍。迫建封子愔主軍務。帝以李鄴剛敢。拜宣慰使。持節直入其軍。大會軍士。明諭禍福。出監軍獄中。使復位。愔即上表謝罪。稱留後。鄴曰。非詔命。安得自稱。乃削去之。及還。稱旨。遷郎中。

開陳利害

唐婁師德為監察御史。使吐蕃。其首領論贊婆等。自赤嶺持牛酒迎勞。師德諭國威信。開陳利害。虜人畏而悅之。

崇敬清德

唐歸崇敬字正禮。大曆初克弔祭冊立新羅使。東夷傳其清德。

巢父辯才

唐孔巢父為魏博宣慰使。有辯才。及見田悅。與言君臣大義利害順逆。時悅久不臣。喜曰。不圖今日還為王人。酒中悅起。自陳騎射之工。曰。陛下若見用。何敵不摧。巢父曰。國方多難。待子而息。爾不蚤引歸。乃一劇賊耳。數日後。田緒殺悅。遂與大將邗曹等聽命。巢父即以緒權知軍務。紓其難。

不徇舊稅

宋初王方贊奉命均兩浙雜稅。錢氏舊法。畝稅三斗。方贊令出一斗。使還朝廷。責其擅減國稅。方贊曰。畝稅一斗。天下通法。兩浙既為王民。豈可復徇偽國之舊。上從之。

不用舊禮

宋洪邁字景廬。號容齋。皓季子也。為起居舍人。高宗紹興中。使金。賀即位。且報聘。邁至燕。金閣門見圖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入。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

知虜山川

宋劉敞字原父。博聞強記。素知虜山川道里。及奉使契丹。

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方至柳河。啟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而近。不數日可至中都。何不道彼而道此。虜人相顧驚愧曰。誠如公言。但自通好以來。置驛如此。不敢易也。啟使還命。知揚州。

責虜侮慢

宋仁宗時。孔道輔奉使契丹。契丹主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艱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之謝。道輔正色責之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以謝為。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

繪西域圖

宋盛度字公量。為三司戶部判官。奉使陝西。參質漢唐故地。繪為西域圖以獻。

從本朝曆

宋蘇頌克北朝生辰使。在虜中遇冬至。本朝曆先北朝曆一日。北人問公孰是。答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譬如亥時氣節當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為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深然之。

錄外國事

唐韋弘機使突厥。道梗。三年不得歸。裂裾錄所過諸國風俗人物。為西征記。比還。太宗問外國事。即以書獻之。

見中國人

唐貞觀中遣職方郎陳大德使高麗。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遂得遊歷。見中國人，隋時從軍沒于高麗者，因問親戚存沒。大德曰：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于郊野。

不覲先歸

宋朱弁副王倫使金。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覲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倫將歸，弁謂倫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節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

不敢生還

宋曹利用使契丹。真宗曰：契丹如貪歲幣，乃國家細事。或求關南之地，當以理絕之。利用對曰：虜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利用見虜果首及關南地，利用曰：割地之議，必不可。聞虜度不可奪，遂決通好之議。

具陳情偽

唐崔倫以右庶子使吐蕃。虜執倫，逼為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囚邏婆城，閱六歲不屈。乃遣還。代宗見之，為感動。嗚咽，倫即具陳虜之情偽。及山川險易，指畫帝前。人服其議。克會事機。

唐崔敦禮字安上，少慕蘇武為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

克會事機

固辭官爵

宋仁宗慶曆中契丹來求關南地上令呂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富弼因薦之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愛其死帝為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遂往

願就鼎鑊

鑊音五入聲

粘音嚴

磔音責

宋高宗建炎中遣洪皓使金留一年粘沒喝迫之使事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即劉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魚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自止劔

士為皓跪請得流遞冷山

易書以行

宋仁宗復遣富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辭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故視果不同疾還都入見執政易書以行及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幣其詞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于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可乎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于二字何有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不憚更成或不得已而至于用兵當以曲直為勝負餘非使臣所知也契丹知其不可奪乃自

遣人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

置幣而返

宋徽宗時秘書郎衛膚敏假給事中往賀金主生辰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人未及入賀。而反先之。已失國體。萬一金使不來。為朝廷羞。奈何。請至燕山觀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金使果不來。遂置幣而返。

徹兵獨往

宋時祥何獻地。命唐恪往撫慰之。夷人始自疑。衷甲以逆之。恪盡徹兵衛。獨將騎卒數十人往。夷人望見歡呼。投兵

祥何音
誠歌

聽命。感泣拜舞曰。不圖今日得沾王化。

立班不動

宋施師點使金。致命金廷。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王將至。命師點退位。師點屹立。請至數四。不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知其有守。不敢復請。及金使至闕。問館伴云。師點今居何官。館伴于班中指以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人。令人眼明。

卒正敵國禮

宋魏杞使金。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金主君臣環聽拱竦。館使張恭愈以國稱大宋。脇杞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

不就陪臣班

宋沈起字興宗奉使契丹至其庭其著位與西夏使同班起曰西夏陪臣不當與王人齒辭不就列力爭之遂升本朝使者班

琵琶侑飲

宋王拱辰字君貺至和三年以三司使聘契丹見其主于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酒飲客親鼓琵琶以侑飲謂其相曰此少年狀元也

屋棟聚觀

宋許將字仲元奉使契丹涉北境居人騎屋棟聚觀曰看南朝狀元

商集二十一卷終

山堂肆考臣職第二十二卷

○總將帥上

春秋傳將者三軍之司命白集金方之氣凝為將星王者法天選賢士故授之以鉞燕集將為天目國命所寄

犬人

易師貞丈人吉無咎言用兵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也

長子

易師六三象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四國是皇

新音拾詩。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萬方為憲

詩小雅。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鷹揚

詩大雅。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言如鷹之將擊而飛揚也。

鶴列

酉陽雜俎。魚麗鶴列。皆陣名。

王者推轂

馮唐傳。古王者之選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

天子式車

漢文帝勞軍至細柳。不得入。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周亞夫傳言。闔壁門。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改容式車。成禮而去。注云。細柳原名。在西安府城內昆明池之南。

齋廟受斧

魏志。凡將出征。必齋戒于廟受斧。故曰齋斧。

鑿門受鉞

白帖。鑿凶門授鉞。蓋凡將軍受命。必鑿凶門而出。以示有必死之志也。

說禮敦詩

說音悅
左僖二十七年。楚子圍宋。晉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穀將中軍。

受成釋奠

詩魯頌在泮獻囚注。古者出兵。受成于學。及其反也。釋奠于學。

三鼓克齊

劇孟貴左莊三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劇請從。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劇曰。未可。齊人三鼓。劇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劇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

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三駕屈楚

左襄九年。晉悼公歸國。請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注云。三駕。三次興師也。

寵臣監軍

齊以司馬穰苴將兵。扞燕晉之師。苴曰。臣素卑賤。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者。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苴與賈約。日中會于軍門。苴先馳至。賈素驕。賈夕時乃至。苴遂斬以

狗三軍之士皆震慄。燕晉之師聞之，悉引而歸。皆復所侵之地。

寵姬習戰

齊孫武子以兵法見吳王闔廬。王曰：子之書，吾盡觀之。可以小試勒兵乎？曰可。王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于是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武乃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為隊長，皆令持戟。令曰：汝前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畢，即三令五申而鼓之。右婦人大笑，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武欲斬左右隊長。王從臺上見，且斬愛姬。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願勿斬此二姬也。武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

隊長二人以狗，用其次為隊長。于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

机音几

智伯投机

左襄十年，晉荀偃士旬請伐偏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不勝為笑，固請之。圍之弗克。偃士旬請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智伯怒，投之以机。汝既勤君而興諸侯，牽率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偃士旬卒攻偏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智伯，即荀瑩也。

宜僚弄丸

楚與宋戰而敗，熊宜僚弄丸八箇在空中，一箇在手，一軍

皆停戰望之。楚免于難。按宜僚。楚勇士。善弄丸。白公勝作亂。石乞曰。市南有熊宜僚。可當五百人。往告之。不許。承之以劍。不動。弄丸如故。左思魏都賦。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卽此。

多請田宅

秦始皇遣李信將兵二十萬擊楚。為楚所敗。始皇怒。自至潁陽。起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計。故至此。將軍雖老。獨忍棄寡人乎。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王許之。王自送至壩上。翦請美田宅甚衆。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臣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大笑。既行。又使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怛中而不信人。

今空國而委我。不有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

不持糗糧

玘音駢。唐郝玘。貞元中在邊。積三十年。每討賊。不持糗糧。取糧于敵。

蒙馬犯蔡

左僖二十八年。楚子玉請戰。晉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湊。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

火牛奔燕

燕將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獨莒卽墨二城未下。毅并軍圍

之。卽墨大夫戰死。卽墨人以田單宗人多智習兵。立為將以守卽墨。頃之燕昭王薨。惠王自為太子時。不快于樂毅。單乃縱反間于惠王。王信之。卽使騎劫代將。毅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于其角。灌脂束葦于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隨之。牛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軍敗走。遁亡逐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

批亢擣虛

周顯王時。魏伐趙。圍邯鄲。齊威王使田忌為將。孫臏為師。以救趙。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

擬音角救圍者不搏擬。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于外。而老弱疲于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魏師敗績。

避銳待衰

東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董卓請左將軍皇甫嵩速救之。嵩曰。陳倉雖小。未易可拔。王國攻之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下。疲敝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窮寇勿追。歸師勿遏。嵩曰。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師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

不欲治第

漢武帝為霍去病治第。使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上由是益愛重之。

豈敢言家

唐德宗加李晟諸道大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俱在長安。朱泚皆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又宋高宗欲為岳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

濟河焚舟

左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渡江擊楫

晉元帝定江南。以祖逖為奮威將軍。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誓清中原。而濟者。有如此江。

吳起殺妻

衛人吳起仕于魯。齊人伐魯。魯欲以為將。起娶齊女。魯人疑之。起遂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

樂羊食子

樂羊子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之君烹之作羹。致于樂羊。樂羊食之。

滅竈敗魏

魏龐涓伐韓。齊使田忌為將。孫臏為師。以救韓。臏乃使齊

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追之。臆度其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乃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

增竈破羗

東漢虞詡為武威太守。羗人數萬遮詡于陳倉嶺谷。詡即停車不進。宣言上書請兵。羗聞之。乃令分抄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倍增之。卒破羗。或問

孫臏減竈而君增之。何也。曰。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不同也。

囊沙

且音睢。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羽使龍且將兵救齊。與信夾濰水而陣。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旦渡擊且。佯敗還走。且遂追之。信使決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且。虜齊王廣。

累石

晉馬隆討西羗。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士卒悉負犀甲。無礙。賊以為神。

變幟雜秦軍

戰國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匡章將而應之與
徽音仄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為變其徽幟以雜秦軍候
者言章子以齊入秦王不應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王復
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發將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
曷為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秦王稱西藩之臣
而謝于齊左右問王曰何以知章子之不叛王曰章
子之母啓得罪其父殺之而埋于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
也勉之曰夫子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
能更葬臣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命而歿夫
不得父命而更葬母是欺歿父也故不敢夫人為子而不
欺歿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又齊宣王因燕人之亂令章

子將五都之兵伐燕又大勝之。

持幟立趙壁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徑口信間視知陳餘不用李左
車策乃敢遂下未至井徑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一千
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若疾入
趙壁拔其幟而易之又使萬人先行出背水軍平旦信鼓
行出井徑口趙開壁擊之信耳佯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
之信所遺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
趙軍已失信等還歸壁見幟大驚漢夾擊大破之斬陳餘
擒趙王歇

亞夫堅壁

漢景帝拜周亞夫為太尉。將兵擊吳楚。亞夫言于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地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于是會兵滎陽。吳攻梁。急。梁請救。亞夫引兵走昌邑。堅壁以守。不往救梁。而使騎兵弓高侯等。絕其糧道。吳兵乏食。數挑戰。終不出。乃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月餘。越人斬吳王首以獻。相守三月。而吳楚皆平。

度尚焚營

東漢荊州刺史度尚。擊桂陽賊卜陽等。破其三屯。多獲珍寶。士卒驕富。莫有聞志。尚乃宣言。兵少。須諸郡所發。悉至。乃併力攻之。中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喜皆出。尚乃密使人焚其營。獵者還。莫不涕泣。尚慰勞之曰。陽等財寶足富。數

世諸軍。但不并力耳。今所亡少。何足介意。衆感憤。遂破平之。

徒讀父書

齧音劾秦王齧伐韓。攻上黨。上黨民走趙。齧因伐趙。趙軍數不勝。廉頗堅壁不出。應侯使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遂以括代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括徒能讀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至軍。出兵擊秦。秦人射殺之。卒四十萬。皆降于秦。武安君白起。盡坑殺之。

常效父法

南齊斛律光弟羨。為幽州刺史。善治兵。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性節儉。不好聲色。不貪權勢。行兵常效其父金之法。

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甲冑常為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撻背未嘗妄殺眾皆爭為之少結髮從軍未嘗敗北

不擊刁斗

漢李廣程不識武帝元光元年遣將兵屯北邊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堠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治軍薄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孟康注云古者軍行以銅為鑣器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荀悅曰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斥堠許慎曰斥度堠望也所

鑣音焦

以望烽燧

詐為糧車

唐裴行儉字守約突厥反蕭嗣業討之不克詔行儉為定襄行軍大總管先是饋糧數為虜所掠我軍至餒死行儉曰吾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輩各持陌刀勁弩使羸兵挽之以進且伏精兵于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為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之車虜莫敢近

解鞍誘虜

漢景帝時匈奴寇鴈門上郡李廣為上郡守嘗從百騎出

卒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不敢擊。」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陣二里所止，令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還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

駐節勞民

東漢光武拜鄧禹為前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之西入關。大破更始將王匡、成丹、劉均等，遂定河東。時赤眉所過殘掠，三輔百姓聞禹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迎降者日以千數。禹所止，輒停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滿其車下，莫不敢悅。于是名震關西。

擊牛饗士

趙李牧居代鴈門，備匈奴。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得一戰。于是大破殺匈奴十餘歲，不敢近趙邊。注云：市租謂軍有市，市有稅，稅即租也。

市馬益軍

唐宣宗時，康承訓為防禦使，軍中馬乏，與虜戰數不勝。承訓罷冗費，市馬益軍，軍乃奮張。

據鞍顧盼

東漢馬援字文淵，年六十二，請擊武陵五溪蠻。光武愍其

老未許。援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坐帷講誦

東漢桓帝永壽中，張奐為北中郎將，匈奴烏桓燒軍門，屯赤坑，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且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注云：屠各，匈奴別種名，非人名也。即漢武時金日休音朽，碑文休屠王之裔。又本傳作休屠各。

不如豎儒

前通說韓信曰：鄒生一士，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

儒之功乎。

無踰老臣

漢宣帝神爵元年，先零寇楊王叛，帝欲命將擊之。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充國誰可將者，對曰：無踰老臣。上問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按充國字翁孫。

不肯探簡

東漢鄧禹表張宗為偏將軍，赤眉兵大至，禹欲就堅城，衆人憚後拒。禹乃書諸將名于竹簡，亂投筭中，令各探之。宗不肯曰：必生有命，豈可辭難就。遂為後拒，戰却赤眉。

同險與遙

何能臥牀

東漢馬援建武中拜伏波將軍擊交趾還故人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擾邊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援三兄况余負從弟少游四子廖防光客卿族孫稜。

三戰三勝

戰國齊田忌為將伐魏三戰三勝漢韓信絕甬道大破秦軍九戰九勝吳漢與公孫述戰八戰八克。

七縱七擒

諸葛亮率眾討雍闓斬之孟獲收餘眾以拒亮亮募生致

獲既得使觀營陣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亮笑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又唐武后募猛士討吐蕃婁師德戴紅抹額來應召後與虜戰八遇八克。

雅歌投壺

祭音債東漢祭遵為征虜將軍克己奉公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也。

輕裘緩帶

晉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羊祜都督荊州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祜在軍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桴音夫

提鼓揮桴

吳起將戰左右進劔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敵決疑一劔之任非將事也。

曳柴燃草

五代時契丹圍幽州城中危困李存審自山中潛行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命步兵陣于後戒勿動先以羸兵曳柴燃草而進煙塵蔽天鼓譟合戰乃趣後陣起乘之契丹大敗。

斬鄉人

吳志呂蒙入南郡令軍士不得入歷人家蒙麾下士取民之笠以覆官鎧蒙曰不可以鄉里故廢法垂涕斬之蓋士

與蒙俱汝南人也。

髡職吏

戲音灰吳志射聲校尉孫松於公子中最親戲下兵不整陸遜對之髡其職吏。

五月渡瀘

諸葛亮率兵北伐上疏曰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半夜入蔡

見雪。

五虎

蜀漢昭烈封關羽張飛黃忠趙雲馬超為五虎將。

二龍

此音駢唐烏承玘字德潤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號
轅門二龍

不讀兵法

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武帝教之讀孫吳兵法去病曰為將
顧方略何如不至學古兵法唐張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
陣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

曉暢軍情

孔明率軍屯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疏曰將軍向寵性行
淑均曉暢軍情試用于昔愚以為軍中之事悉以委之必
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

一身膽

魏兵追至漢趙雲營下雲大開營門魏兵疑雲有伏引去
雲以勁弩于後射之魏兵自相蹂踐墮漢水死者甚眾劉
備明日至雲營視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子龍雲字
又北史周文帝曰王雅一身悉是膽

千里威

東漢賈復字若文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
曰賈君容貌志氣如此將相之器有折衝千里之威

禱子產祠

漢劉暢攻滎陽太守李矩未及為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
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將郭誦禱于子產

祠使巫者揚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踴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以身免。

哭玄元廟

唐安祿山逼真源。命張巡為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率吏民哭于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按唐初封老子為玄元皇帝廟。

立柱而還

光武時。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詔伏波將軍馬援與扶樂侯劉隆等。水陸並進討之。至浪泊。與二徵戰。大破。追斬之。交趾平。援立柱為漢界而還。

仆碑而進

魏音靖
隋杜陵人史萬歲。以功加上開府。時南蠻夷爨覲反。討之。入自蜻蜒川。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有勝我者。過此。由是仆碑而進。破其部三十餘萬。勒石誦美。隋德而還。

戰國爪牙

子思言于衛侯曰。苟變之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為吏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之官。猶大匠之用木。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若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不可使聞于鄰國。

蠶叢保障

綱目發明宋吳璘守西蜀二十餘年屹然為蠶叢之保障蜀帥自玠之亡惟璘而已豈不為中興之良將乎按成都府古蠶叢之國蠶叢氏初為蜀侯後稱蜀王教民桑蠶俗呼為青衣神

一旅下江東

歷年圖孫破虜以孤遠之兵決忠憤之志首犯賊鋒汎掃陵寢有足多者討逆以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箠以下江東者儒宿將狼狽失據開地千里真英才也按孫堅為破虜將軍策為討逆將軍

三箭定天山

唐高宗時鐵勒九姓合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乘挑戰薛仁

賢為鐵勒道行軍副總管發三矢殺三人餘皆氣懾請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出漢關

身被三創

須音顛漢蓋勳為羌所敗身被三創堅坐不動羌須吾以身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為負天勳仰罵之須吾下馬以與勳勳不肯上馬羣羌服勳義勇送歸漢陽

面中六矢

安祿山將令狐潮圍雍丘潮與張巡有舊巡使郎將雷萬春于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以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間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

馬知天道。

割髮置地

魏志太祖出軍令無敗人田麥犯者死騎皆下馬持麥相待太祖馬乃騰入田中勅主爵議罰對曰春秋罰不加尊太祖曰作法自犯何以率下然孤為軍帥不可殺請自刑乃拔劍割髮置地。

舉手指天

晉安帝時劉裕抗表伐南燕過大峴燕兵不出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

嗅地知兵

齊斛律金敕勒酋長也嘗為淮朔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兵之遠近又五代周德威勇而多智望塵知敵數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後破夾城拜振武節度使。

指節示將

梁武帝豫州刺史常叡攻魏小峴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于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于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常叡法不可

犯也。遂進擊之。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

合肥常虎

南北朝魏遣齊王蕭寶寅。中山王元英。圍梁鍾離。梁武帝遣弟臨川王宏。督兵禦之。宏懼。停車不前。魏人遺以巾幘。幘音國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常虎。按蕭娘。即

宏也。呂姥。即呂僧珍。僧珍嘗勸宏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常虎。即常叡。梁命叡救鍾離。夜趨邵陽洲。截洲為城。

荊州杜彪

梁西荊州刺史杜山從。膂力過人。便馬善射。所佩霞明朱弓。四石餘力。每出挑戰。魏軍憚之。號為杜彪。

費禕可人

魏曹爽寇漢中。後主遣費禕救之。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別。求共圍棋。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觀試卿耳。若信可人。必能辦賊。

吳進好漢

宋楊沂中。統制官吳進。將所部二千人。還臨安。進勇于戰。闕常對御騎。上曰。好漢。進聞之。刺好漢吳進字作背心。每閱兵。則披以示眾。

懸旌萬里

見使臣。

建節一方

宋王剛中在蜀時。吳璘姚仲等。皆以大將建節。雄于一方。

守帥以文治則玩于柔而號令不行以武競則窒于暴而
下情不通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恩威並
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

一軍皆驚

漢蕭何曰諸將易得耳如韓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
非信無可計事者請王設壇具禮拜之諸將皆喜人人自
以為得大將至拜乃信也一軍皆驚

萬眾莫抗

世說桓石虔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為
鎮惡郎嘗任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冲沒陣左右莫能
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否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

為副策馬于數萬眾中莫有抗者徑致冲還三軍嘆服

卯命辰行

唐高宗文為長城使奉詔征劉闢御軍常若寇至卯受命
而辰行器用無闕

喜來悲晚

唐僕固懷恩反代宗以郭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懷恩
將士聞之喜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
儀如汾州懷恩之眾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
悲其晚也

威震華夏

關羽解良人事蜀先主稱萬人敵拜前將軍假節鉞威震

身
集
卷
一
一
年夏為世虎臣嘗刺顏良報效曹公有國士風二子平興亦知名

策取幽燕

楊文廣延昭子從狄青南征宋英宗稱為名將累遷興州防禦使秦鳳副都總管後徙定州遷步軍都虞候遼人爭地界文廣獻陣圖并取幽燕之策

射妻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射子

侯景反東西道都督裴之高柳仲禮等各以兵入援景因之高弟姪子孫列陣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即烹之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不中

山堂肆考 卷二十三

劉公曰... 孫權集諸將佐議皆請迎之獨周

山堂肆考臣職第二十三卷

○總將帥下

舸音哥 燒舸敗魏

曹操既破荊州遂伐吳孫權集諸將佐議皆請迎之獨周
瑜不可曰請得精兵三萬人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若言正
與孤合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劉備併力逆操于赤壁瑜部
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
艦音檻 艘音搜 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
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豫備走舸繫于其尾先以書遺操
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流舉帆餘船
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

山堂肆考 卷二十三 四十九

餘蓋與諸船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焰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操軍遂敗走。劉備周瑜追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引軍北還。

融鎖降吳

晉武帝大舉兵。分道伐吳。吳于江碕要害處。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龍驤將軍王濬作大筏數十。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着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荆門夷道。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飛渡

後音伐

江也。濬由是舉帆直指建業。鼓譟入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

佩刀贈光顏

唐馬燧謂李光顏曰。君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刀贈之。後從高崇文平劍南。數舉旗陷軍。出入若神。

寶劍遺元翼

唐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時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魏博節度使李勣。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剪庭湊。元翼以劍徇于軍。報曰。願盡死。

白衣陷陣

唐薛仁貴應募征遼。嘗着白衣陷陣。屢立奇功。太宗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彪將。

黑衣縋城

唐張巡守雍丘。城中矢盡。乃縛草為人千餘。披以黑衣。夜縋城下。令狐潮軍士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百人所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去。

蒼頭公

南宋沈慶之。字弘先。元嘉中。雍州羣蠻入寇。命慶之為建武將軍。慶之好戴狐帽。蠻每見慶之軍。輒懼曰。蒼頭公來矣。

黑面王

宋尹繼倫敗契丹耶律休哥于徐河。契丹主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

一人破二賊

唐憲宗朝。淄青節度使李師道。以天子銳意誅蔡者。武元衡贊之也。一日元衡早朝。密遣刺客自暗中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其首。或請罷度官。以安怛鄂之心。帝怒曰。若罷度官。朝廷無復紀綱矣。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乃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悉以用兵之事委之。

兩軍繫四將

唐肅宗問李泌曰。今強敵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事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

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智等數人而已。今若命李光弼自太原出并徑鄆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智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四將也。

伐栢為菴

後周武帝伐齊其弟齊王憲密謂永昌公椿曰。為營不須帳幕。可伐栢為菴。今兵去之後。賊猶致疑。及被敕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栢菴為帳幕。至翌日始悟。

聚罽為鎧

唐李元諒鷙敢有謀。時兵與倉卒。乃聚罽為鎧。剡蒿為矢。軍氣乃振。

執旗乘驢

鄆音尋
規音去
聲

五代梁劉鄆以晉兵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鄆軍數日不出。遣騎覘之。時見旌旗循堞往來。晉主曰。吾聞劉鄆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人覘之。乃縛草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爾晉主即發騎兵追之。又命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勒兵為備。鄆糧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眾懼將潰。還守莘城。

持炬乘駝

五代周世宗征濠。夜遣兵持炬乘橐駝。絕淮。濠兵驚以為鬼乘龍。今鳳陽府有乘龍洲。

揚水退虜

見井。

量沙全軍

南宋檀道濟等戰敗魏軍後魏縱輕騎邀擊焚燒穀草道濟食盡欲引還軍有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濟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斬之道濟得全軍而還。

稍音蚰

奮稍奔魏軍

南齊周盤龍與魏軍戰其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萬餘騎張兩翼圍之一騎還報奉叔已沒盤龍馳馬奮稍奔魏軍魏人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矣盤龍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攬數萬人魏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

北國高帝嘉盤龍功送金釵十二枚與愛妾杜氏手勅曰餉周公阿杜

帶箭入稜陣

隋煬帝遣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迎出挑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汝矢不拔乃帶箭馳入稜陣大呼衝擊衆皆披靡獲所射將使拔箭出乃斬之携其首入稜軍示之又殺數十人而還

麾扇潰軍

晉顧榮字彥先吳平入洛廣陵相陳敏反假榮丹陽內史討之榮以白羽扇麾之其軍自潰因名戰處為麾扇渡

免胄示虜

唐突厥餘黨入寇并州。薛仁賢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賢。虜曰：吾聞仁賢流象州，久矣。何以紹我仁賢？免胄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引去。因擊破之。

挺身說回紇

唐代宗時，回紇與吐蕃合兵圍涇陽。郭子儀曰：今眾寡不敵，難與力勝。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太師藥葛羅執弓注矢，立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藥葛羅手，責以負約。藥葛羅曰：吾為僕，固懷恩，所悞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以謝過。遂與定約而還。後

回紇遂大破吐蕃，殺獲萬計。

齧指示進明

唐肅宗時，尹子奇復寇睢陽。賀蘭進明在臨淮，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張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于臨淮。進明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為泣下。

持槍迎擊

唐哥舒翰與吐蕃戰，持半段槍迎擊。所向披靡。有奴曰左車，以力聞。舒翰用槍追賊，擬槍于肩，叱之。賊反顧，舒翰刺

其喉。騰之高五尺。左車斬其首。

奪稍還刺

唐尉遲恭。字敬德。凡戰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敬德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刃。而已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敬德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元吉戲。王三失稍。遂大服。

常乘白馬

魏龐德。字令明。每戰常乘白馬。關羽軍謂之白馬將軍。

必乘黃驄

魏裴果。字戎昭。少慷慨有志略。時賊盜起。果每征討。必乘

黃驄。着白袍。先登陷陣。時號黃驄少年。

破敵十萬

魏李典。字曼成。遷破虜將軍。與孫權戰于合肥。以步騎八百。破敵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可謂國之爪牙。典好問學。賢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教賢士大夫。恂恂如不及。軍中稱為長者。

破賊五千

唐馬璘。武幹絕倫。以百騎破賊五千。李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如馬璘者矣。

忠義感激將士

唐渾瑊。建中末。從德宗幸奉天。但以忠義感激將士。上臨

軒授以節鉞託以討賊賊頓首曰敢不畢力以對天子休命。

忠誠結知冕旒

宋李顯忠字君錫以忠義結知冕旒人謂義不忘君如關雲長忠不恤家如李良器郭子儀之寬大得人李光弼之嚴明御下公兼四者之美又公之用兵奇計百出以勇果濟之先智後戰卒如所料遇大敵人方奪氣公優游甚暇徐以應之能以少擊衆取勝。

志靜妖氛

周高琳字季珉加驃騎將軍孝閔帝時討平文州師還上宴卿士各賦詩言志琳詩云寄言賣車騎為謝霍將軍何

抵音氏

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

血染甲裳

北史耿豪本名令賢少麤獷有武藝沙苑之戰血染甲裳盡赤周文嘆曰令賢為將所向無前。

交歡邊境

晉羊祜都督荊州與吳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饋之藥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醜人羊叔子哉。

醜音醜

蹀血虜廷

唐李靖為定襄道行營大總管時突部離畔靖率勁騎三千由馬邑趨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以太

蹀音蹀

三百二十四

宗曰。請以勁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董足。燥吾渭水之耻矣。

錦裘繡帽

唐李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指顧軍前。李懷光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暴。為賊餌哉。晟曰。昔涇原士卒。頗相畏服。欲令見之。奪其心耳。

銅門鐵城

筆談虜犯澶淵。傳潛堅壁不戰。河北支郡。或陷或棄。是時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注云。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不下。時人目為銅梁門。鐵遂城。由魏楊二將能守。故云。

投醪飲軍

單音單史記楚人有饋單醪者。莊王投之于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

置酒會將

唐張守珪。開元中為瓜州刺史。虜奄至。眾失色。守珪曰。瘡痍之餘。詎可以矢石相角。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

機橋

見橋

地網

宋吳玠作地網于天水長道二縣之間。於平地鑿渠。每渠

濶八尺。深丈餘。連綿不斷。如布網然。以礙虜騎。

靴刀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河陽。分遣諸將。以刀置靴中。曰。萬一不利。我亦自刎。不令諸君獨歿。

匣劍

宋太祖遣曹彬伐南唐。以匣劍授之。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毋惜此劍。

請甲

後梁遣兵襲晉陽。晉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張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為公繫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

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擊梁兵。梁兵大驚。引却。

枕鈴

鑿音流

吳越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則歌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于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于樓墻之外。以警直更者。

稱疾誓將

宋曹彬征南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也。唯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焚香為誓。彬即稱愈。

留涅勸軍

涅音孽

宋狄青起行伍十餘年身已顯而面涅猶存仁宗勅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者由此涅耳臣願留此涅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愈重之

計誅野利

種音充宋種世衡知環州方城青澗以趙元昊將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統精兵數為邊患謀有以去之有青澗僧王嵩世衡察其堅朴表授三班借職充經略司指揮使凡居室衣食騎從之具悉出世衡嵩感恩既深世衡知其可任謂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勿言乃草遺野利書置袖衣間密縫之告嵩曰此非濱歟不得泄公以畫龜一幅棗一節為信

世平部俾遺野利嵩至野利所致世衡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種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嵩有書索之嵩答以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龜棗上元昊元昊召野利與嵩詰世衡書問所在嵩執前對筆楚極苦終不易言又數日召責之曰若不速言歟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曰始將軍遣嵩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歟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矣乃褫袖衣取書以進元昊得書始優待嵩以禮于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世衡世衡心知為元昊所遣乃佯為不知慢罵元昊稱野利有心內附厚遣使者曰為吾語若王速決無遲留也度使者至世衡所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歟矣世衡欲并間

褫音侈

天都。又為野利致祭境上。作文書于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沒。其文雜紙幣中。伺有虜出。急焚之。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因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遂定講和之策。

計間劉豫

金兀朮與劉豫合兵圍廬州。岳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一戰而潰。解廬州圍。飛知豫結粘罕。而兀朮惡之。可以間而動也。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冠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緩死。即詭服。飛乃作蠟書。

斌音彬

言與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之期。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按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大齊。

列幟燃芻

宋張齊賢代楊無敵知代州。契丹薄代州城。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兵遙見火光。中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三千于玉鑑砦。掩擊大敗之。

若音寨

室律考

高集二十三卷

十二

四百二十六

奕棋張飲

宋韓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賊劉忠有眾數萬據白面山。世忠至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眾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于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益傳呼如雷。賊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

岳飛神筭

宋紹興中。賊楊太敗官軍于鼎江。詔授岳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王瓌討之。復命張浚視師潭州。飛已招降太黨黃佐。將欲討太。會朝議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

變音世

說音辛

年議之。飛曰。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攻。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欽又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眾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洞庭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飛急擊之。太技窮。赴水死。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筭也。黃誠斬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為讖云。

立信長策

宋汪立信咸淳中。上言宜出內郡兵。以實江淮。備外侮。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巡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刀斗相聞。饋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犄角之勢。又選宗室忠良。及有幹用大臣。以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其事。如此。則可為安邊禦敵之長策矣。

微服度關

宋仁宗時。狄青征儂智高。頓兵崑崙關下。翊日將渡關。及晨起。諸將侍立甚久。青日高高未升座。諸將疑之。入帳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驚惶。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飯。方知青已微服度關矣。

銜枚度河

宋張俊岳飛大敗李成于樓子莊。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眾夾河而營。楊沂中夜銜枚度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去。因呼俊為張鐵山。

英名得與時髦

宋太宗時。曹翰自江南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侍臣皆賦詩。翰以武臣不預。乃自陳曰。臣少學詩。乞應詔。太宗曰。卿武臣。以刀字為韻。翰以詩寄意曰。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與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覩團花舊戰袍。太宗喜。為遷官。

大功乃出儒者

宋紹興中。金主亮南侵。劉錡將王權遠節制。不戰而潰。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編管王權于瓊州。以李顯忠代將其軍。義問命允文往蕪湖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乃立召諸將。勉以忠義。遂以敗卒數百。破虜十萬之衆于采石。亮遂趨揚州。是日顯忠至。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軍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而大功

乃出儒者。我輩愧死矣。

北虜呼名

宋王德用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閭巷遠近。識與不識。皆稱曰黑王。相公。北虜嘗呼其名。以驚小兒。

西賊破膽

宋范仲淹與韓琦協謀。欲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諺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

刺字報君

宋呼延贊。太原人。以武勇為衛士。直長。自言受國恩。誓不與契丹同生。徧刺其體。作赤心殺契丹字。及其唇內亦刺

黥音擊之。嘗召善黥者，橫劍于膝，呼其妻責以受祿無報。當黥面以報，不然者，斷首。舉家號泣。以婦人黥面，非宜。願刺臂許之。僕妾亦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為國臨陣，忘死為主。嘗作破陣刀，降魔杵，鐵鞭，鐵幘頭，兩旁有刃，皆重數十斤。乘驢馬，戴緋抹額。慕尉遲恭之為人，自稱小尉遲。

貪利誘敵

宋曹瑋，字寶臣，知鎮戎軍。日嘗出與虜戰，小捷，虜引兵去。瑋度虜去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行而還。頗失部位，其下言曰：牛羊無用，不如棄之。瑋不答。虜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還襲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將近，使人諭衆曰：番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急，請休憩士馬。

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令軍士少歇，良久，瑋又使人諭衆曰：歇定，可相馳矣。于是各鼓軍迎敵而進，大破虜師，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虜既去復來，幾行百里矣。吾知其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若乘銳便擊，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疲不能立，人氣已闌，吾以此取之。

宗澤徙軍

宋宗澤為河北義兵都總管，屢敗金兵，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十倍于我，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乃募徙其軍。金兵果夜至，見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

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又敗之

世忠致敵

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遂進兵圍之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俱舉兀術與劉猗皆引兵至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者二人遂引去

賜裴度傳

宋張浚視師江上會諸大帥議事國威大震上御書裴度傳遣賜以示至意又韓世忠兩秉節鉞高宗書郭子儀傳賜之

賜嚴武詩

宋理宗謂魏了翁知兵體命督視江淮軍馬御書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

被髮入陣

狄青與西賊戰每戴銅鑄人面具被髮出入行陣間上未識其面令圖其形以進

結髮從戎

呂東萊曰岳飛忠孝出于天性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內平劇盜外抗強胡

置毒潁河

紹興中以劉錡為東京副留守錡率所部王彥八字軍及

渦音阿 殷司卒赴官。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聞金人分道南侵。遂捨舟陸行。急趨順昌。歛兵入城。為守禦計。諸將謂東京已陷。請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為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敢言去者斬。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宣家寺中積薪千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和。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于是軍士皆奮。錡預于城下。設伏。金兵涉河圍城。被擒并殺傷者甚眾。既而金烏祿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弩射却之。復以步兵邀擊。破其鐵騎三千。渦河淤者不可勝計。兀木在汴聞之。索靴上馬。帥十萬眾來援。至城下。錡遣耿訓約戰。且置毒潁河上流。及草中。時大暑。敵遠來。人馬饑渴。食水草。

者輒病。往往困乏。錡士氣閉。暇軍皆番休。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敵大敗。兀木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

伏兵山廟

宋建炎中。韓世忠以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兀木欲濟江。乃遣使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至。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搥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木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

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又獲兀木之壻龍虎大王兀木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復益以名馬世忠俱不許遂自鎮江浙流西上且戰且行將至黃天蕩兀木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木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世忠與之相持于黃天蕩兀木求會語祈請甚哀有閩人王姓者獻焚舟之策我兵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計世忠僅以身免。

橐中圖書

曹彬伐蜀還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又平江南還舟中無他物唯圖書衣衾而已。

胸中兵甲

范仲淹領延安閣兵選將又戒諸將毋得輕動夏人聞之相戒曰毋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此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指雍也戎人呼知州為老子。

戰和尚原

金兀朮欲窺蜀張浚令陝西都統制吳玠于鳳翔府之和尚原先據戰地誘致其來兀朮引兵十萬來犯玠與戰三十餘合兀朮中箭而遁俘其將羊哥孛董等兀朮之衆損去過半存者皆呻吟扶携以歸。

戰大人洲

見洲

假面對敵

南北朝高齊蘭陵王長恭。貌似婦人。乃著假面以對敵。勇冠三軍。

舞袖潰敵

宋牛臯。岳飛愛將也。建炎中。廬州守仇愈告急于飛。飛遣臯以二千騎赴之。臯舞袖徑前。賊疑伏。遂奔潰。

霹靂閃電

唐長孫晟為秦川道行軍總管。出討突厥。斬千餘級。有達官來降者。言突厥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稱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

刀痕箭瘢

宋韓世忠。性贗直。嗜義輕財。錫齋悉分將士。器仗規畫。精

絕過人。常中毒矢。以彊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

不復為名

世說謝玄北征。卷議擬其不振。韓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不得復云為名。按玄字幼度。後封康樂侯。

不敢貪功

狄青敗儂智高于邕州。臯黃師密等首於城下。歛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後二年。俞靖遣都監蕭注入特磨道。生獲智高母。及其

山堂肆考 卷二十三 弟智光子繼宗繼封及募歿士使大理求智高會智高已歿于大理函首至京乃誅其母及弟子

可語孫吳

唐李靖字藥師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

不容綱鼎

宋張浚都督江淮時論以浚之忠大類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揚儀終其身不為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不及也商集第二十三卷終

山堂肆考臣職第二十四卷

○刺史

歷代沿革刺史即古太守之任也漢晉以來太守間以刺史稱但晉刺史專方面本兵柄非復漢世刺史之職至劉宋所任率多子弟與晉又大異矣唐武德元年改太守曰刺史加使持節從三品職同牧尹天寶中又改刺史曰太守有郡刺史亦有州刺史大抵以武臣帶焉宋沿唐制置諸州刺史

褰帷

東漢賈琮字孟堅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琮為刺史令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反垂帷裳以

自掩塞乎。命御者塞之。百城聞之震慄。

露冕

東漢郭賀。字喬卿。為荊州刺史。有殊政。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中正朝廷。上下平。顯宗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襜帷露冕。令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故唐劉商送元使君自楚移越詩。露冕行春向若耶。野人懷惠欲移家。東風二月淮陰郡。惟見棠梨一樹花。

孝子忠臣

漢王尊為益州刺史。先是刺史王陽行部至邛郯。九折坂。漢曰。奉先人遺體。奈何乘此險乎。遂去官。及尊至此。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叱其馭曰。驅之。世謂王陽為孝子。

邛郯音窮來

主尊為忠臣

私恩公法

東漢蘇章順帝時為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為清河太守。按得奸賊。乃舉酒飲宴。叙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酒。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舉清河太守。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宣示德威

漢永平中。朱輔為益州刺史。宣示德威。以懷遠夷。白狼槃木等皆慕化歸義。

招撫流散

東漢靈帝時。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帝以賈琮

為交州刺史琮到部刺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告寃無所
遂為盜賊琮乃招撫流散蠲復徭役且移書告示使各安
業里巷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犯

駐車決事

漢朱博字子元成帝時為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習文法
及行部吏民遮道自言從事欲以觀試博也博駐車決遣
如神四五百人皆罷去州郡畏其威嚴

閉閣讀書

唐霍王元軌歷絳徐定三州刺史所至閉閣讀書以吏事
委長史司馬

鐔顯赦盜

鐔音低

東漢安帝時鐔顯為豫州刺史時天下饑荒競為盜賊州
界收捕甚眾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

周景拔才

東漢桓帝時周景為豫州刺史拔才薦善常恐不及

請租賑饑

東漢皇甫嵩遷冀州牧奏請一年租稅以賑饑民百姓歌
曰天下亂兮市為墟母不任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
安居

為藥濟病

隋公孫景茂為息州刺史屬平陳之後征人多病景茂捐
俸為粥藥以賑濟病者賴全活者以千計

守令畏威

東漢李膺為青州刺史守令畏其威名多望風棄官。

民夷感德

東漢劉虞為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而歌詠之。

方正公平

東漢周舉為冀州刺史左雄薦其方正公平徵拜尚書。

清儉雅素

東漢楊秉字叔節清儉雅素歷豫荆徐兗四州刺史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家室貧窶併日而食嘗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按秉震中子秉子賜。

不畏豪彊

東漢安帝時青州刺史王龔不畏豪彊按劾貪得二千石十餘人郡邑守令聞風震慄。

不迎妻子

東漢巴祗字敬祖為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夜與客坐暗中不燃官燭。

經學政事

漢蕭育望之子為冀州刺史以經學與士民講誦以政事為吏民悅服。

撫字催科

唐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左遷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以時登觀察使數加詰讓城自署其考曰撫

字心勞。催科政拙。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稅。城自囚於獄。判官驚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城闔門寢館外待命。判官遽辭去。

中興方伯

晉荀羨為徐州刺史。時羨年四十。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又永和中。羨以徐州刺史鎮淮陰。始營之城池。

太平官府

却六上唐姜謨。上邽人。為秦州刺史。帝曰。昔稱衣錦還鄉。今以本州相授。謨撫邊人以恩信。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

移書諭神

見井

詐書送敵

後周肅孝寬為荊州刺史。東魏揚州刺史牛道恒。煽誘邊人。孝寬患之。乃詐作道恒與孝寬書。諭歸款意。又為落燼迹於書。若燈下書者。還令送與敵營。由是魏疑道恒不用其計。

趙昱執蛟

隋嘉州刺史趙昱。時有老蛟為害。昱率千人臨江鼓譟。自持刀入水。有頃江水盡赤。昱執蛟奮波而起。至太宗時。封為神勇大將軍。廟祀灌江口。

子孟簡放魚

唐子孟簡。德州平昌人。工於詩。尚氣節。累官諫議大夫。元和

中。出為常州刺史。與盧仝遊北湖。盡買漁人所獲魚放之。
錄名屏風
唐太宗嘗曰。治人之本。莫重於刺史。故朕嘗錄姓名於屏。
興。卧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于下。方擬廢置。

題贊廳事

唐盧渙。出為陝州刺史。嚴毅之聲。聞于關內。開元二十四
年。帝西還次陝。嘉其善政。題贊於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
之雄。心惟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內存匪躬。斯為國寶。
不墜家風。

萬戶賴福

唐陳子昂。字伯玉。上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
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承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
有司。掛墻壁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
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

六合宅生

唐張九齡。字子壽。言六合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
今京輔雄望之郡。尚且少擇。至於江淮隴三河大府之外。
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聞。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
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或武夫流外。計資而得。不計其才。
刺史乃爾。縣令尚何言哉。

草木知名

唐張萬福。元城人。德宗時為濠州刺史。上召謂曰。先帝改

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又萬福所蒞九州。皆有惠愛。嘗圖形凌煙閣。卒年九十。自始至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

耆老歌德

狄仁傑為寧州刺史。御史郭翰巡隴右。入寧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表薦之。以為工部侍郎。

賜清白箴

唐許圜師為襄陽刺史。部有受贓者。不忍按。但賜以清白箴。其人自愧。後脩飭。更為廉士。

示孝友傳

唐李栖筠字貞一。趙人。為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封贊皇縣男。賜一子官。人刻石頌德。

無留無滯

宋書。始興王澹。字僧遠。為荊州刺史。曹無留事。獄無滯囚。及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父。赴民急。如水火。時復來。乳哺我。及重臨。荊州。男女出境迎者。萬餘人。

亦易亦難

南北朝魏王雍為相州刺史。魏主戒之曰。作牧之道。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難。雍一遵主命。在任累有政績。

給義舍

唐袁滋字德深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
名曰義舍及代將行耆老遮道不得去代者楊於陵曰吾
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

墾公田

唐徐申遷詔州刺史按公田之廢者募人耕墾以所收之
半畀之歲入凡三萬斛又創驛堠作大市民便之及去戶
增過半州民以其有功請為立生祠

縱民歸歛

唐敬暉為衛州刺史時河北經突厥所騷方秋築城備之
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湟哉縱民歸歛闔

郡利安

釋囚歸省

錄音慮唐呂元膺為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
不得省為恨囚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
不敢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後果如期而至自是群
盜感愧悉避境去

計庸贖隸

唐韓愈改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
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
其為隸

以田占租

唐李翱字習之為廬州刺史時州大旱無籍者皆散四方
權豪賤市小民田屋牟厚利而窶戶仍輸賦翱下教使以
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

復為相州

隋梁彥先字脩之拜趙州刺史言于上曰臣前待罪湘州
錫音情風俗險陂目臣為戴帽錫片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
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為湘州改絃易調變其風俗上答
隆恩上從之復為湘州刺史豪猾聞彥先自請而來莫不
嗤笑彥先下車發摘奸隱有若神明于是豪猾之徒莫不
竄伏闔境大治

重授并州

魏梁習字子虞遷并州刺史邊境咸安文帝即位以習有
譽并土重授并州政治常為天下最

務勸農桑

三國范曄為雍州刺史時百姓困弊曄傾心化導務勸農
桑一部賴之

不責文學

唐薛珽遷楚州刺史時詔舉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宰相欲
校以文辭珽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愛人為本宰相
多其說

止獻餼牽

唐玄宗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謂張說曰今朕有事岱宗

而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崔沔。供帳無
錦綉。示我以儉。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朕嘗置
之座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示恩。真良吏矣。按腥曰餼。生
曰牽。

不受請託

東漢左雄。安帝時為冀州刺史。性清嚴。不受人請託。奏按
二千石貪猾。無所回忌。

兄弟並有恩惠

梁夏侯夔為南豫州刺史。立堰溉田。境內賴之。兄亶先經
此任。並有恩惠。百姓歌曰。我之有州。賴得夏侯。前兄後弟。
敷政優優。

妻子僅免饑寒

唐崔祈父卒。事母益謹。歲為母季子償負。不可勝計。故官
為刺史。妻子僅免饑寒。

治尚簡易

唐大曆中。獨孤及為常州刺史。治尚簡易。人人愛戴。路不
拾遺。餘糧棲畝。甘露降其庭。

政號廉平

唐劉德威。貞觀初為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
立碑市旁。

唐賈敦頤。遷洛州刺史。洛多豪右。占田踰制。敦頤舉以沒
官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奸摘伏。下不能欺。百姓為立

山堂集卷之二十四
碑大市旁稱頌美政。及咸亨初，第敦實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又立碑於兄碑之側，號曰棠棣碑。

立碑流所

唐狄仁傑先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立碑頌德。後遷豫州刺史，時越三兵敗，支黨餘三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云：非其本意，謹誤至此。有詔免死，悉謫戍邊，道出寧州。父老問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泣，碑下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按寧州屬陝西慶陽府。

特高車蓋

漢黃霸為揚州刺史，有治績，宣帝詔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以彰有德。

并給羽儀

蘇亮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遊鄉黨，故人聚觀旬月，而後入州，世以為榮。

恩信諭盜

唐馮元常，相州人，徙眉州刺史。劔南有盜，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諭以恩信，約其悔過自新，盜相率脫甲面縛。

穀帛散貧

後魏常珍，太和中為鄧州刺史。魏主賜以馬與穀帛，乃集境內孤貧者散與之，曰：天子以我撫綏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有之。

廣設耳目

後魏陽逸為光州刺史。為政愛人。廣設耳目。時人謂有千里眼。

宜用心腹

伽藍記。齊土風俗淺薄。郡守初至。皆懷搏叩頭。以見意。及其代去。以搏擊之。言其終始向背之異也。魏李延賞為青州刺史。帝謂曰。懷搏之俗。世號難治。宜用好心腹。

飾治以文

唐長安初。蘇味道為益州刺史。以文飾治。遇事明恕。

律已以正

宋漢州刺史安守忠。時寇難甫。半使事旁午。公帑不足。守

忠出私錢以給用。太祖每遣使。必戒之曰。安守忠在蜀。律已以正。汝當效其為人。

石門飲泉

見泉。

洛濱賜膳

唐玄宗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為刺史。大理卿源光裕。尚書左丞楊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十一人。皆在選中。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卿御史。餞於洛濱。賜以御膳。上自書十韻詩。命高力士賜之。

先質經義

唐高智周。治尚文雅。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事得失。

然後錄獄訟考耕餉勤墮以為常。
無損功名

北史史寧字永和為涼州刺史遣使詣朝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冑等賜寧謂其人曰為朕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公推心以輔孤其善始善終毋損功名也。

呼為慈父

唐李桐客貞觀初為通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為慈父按通州今夔州府達縣西魏改萬州為通州。

呼為慈母

隋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土俗一人有病合門避之公義欲變其俗檢部內有病者輿置已之廳事迎醫療之召其親

戚諭之曰若相染者吾死久矣諸病家子孫皆慚謝而去合境之內呼為慈母。

清不及祖

唐陸長源為汝州刺史率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及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去。

清不如父

縑音兼晉胡質為荊州刺史子威自京省父辭歸父賜縑一匹威曰安得此縑質曰吾俸祿之餘與汝為行糧威拜受而歸後威為徐州武帝問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父臣父清唯畏人知臣清唯畏人不知。

兩城送款

即音運唐李聽為楚州刺史淮南兵綿弱鄆人素易之聽日為整胸音渠飭士皆思奮即掩賊不虞遂取海州攻朐山降之於是東海懷仁兩城望風送款。

四州有名

孔帖郭孝恪歷貝趙江淮四州刺史所至有能名。

請免負租

唐元結為道州刺史以民困甚不忍加賦上言臣州為賊焚糧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

奏毀淫祀

唐狄光嗣仁傑子為許州刺史罷不切之征奏毀淫祀時論題之。

以薛字孫

唐薛逢為巴州刺史人歌之曰日出而耕日入而歸吏不到門夜不掩扉有孩有童願以名垂何以字之薛孫薛兒以陽名子

唐陽城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而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奏罷之州人感其德以陽名子。

諫捕鷓鴣

鷓音交唐倪若水開元初為汴州刺史諫遣宦官詣江南捕取鷓

山堂集卷之二十四
鵲音精鵲鷓鴣等鳥置苑中。

况徙鱷魚

鱷音鄂唐韓愈出為潮州刺史潮州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愈為文况之約三日徙况之夕震雷起盡徙于海。

面察能否

唐宣宗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為隣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問綯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閣不用宰相可謂有權。

妙選賢良

武太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李嶠唐休璟等奏言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除授牧伯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寺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書名探之得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各以本官檢校刺史其後政績可稱者唯常州薛謙光徐州司馬鏗而已。

鑄鐵灌賊

北史魏楊津字羅漢除定州刺史時賊殘掠州境津置壚鑄鉄持以灌賊賊遂相告曰不畏利槩堅城唯畏楊公鉄星。

哭金感夷

隋文帝時。梁毗為西寧州刺史。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為豪。迺相攻奪。畧無寧歲。毗患之。後諸酋以金遺毗。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

有君子心

鄴音善 隋楊達字士達。為鄴鄭趙三州刺史。文帝差品天下牧宰。達為第一。楊素每曰。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唯楊達耳。

得方伯體

南史吉翰字休文。為益州刺史。在任著美績。甚得方伯體。

均賦他郡

唐韓休出為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廩芻。休請均賦他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虢而與他州。此守臣私惠耳。休曰。刺史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為政哉。訖如休請。

還儲本州

唐李素直徙蒲州刺史。將行。還所餘儲。併釋器于本州。齋圖書就道。

畫像自戒

後周申徽字世儀。為襄州刺史。畫楊震像于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慨然懷媿。因賦詩於清

水亭聞者競來就讀。迺相謂曰：此申公手迹也。並寫誦之。
哦詩自娛

唐常應物。貞元初為蘇州刺史。在郡暇日。唯焚香哦詩以自娛。風流雅韻。播於吳中。

父子風教

南北朝魏鄭述。祖繼其父道昭為兗州刺史。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故負吾君。執以歸首。述祖原之。自是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十五載。風教猶相同。

兄弟聲譽

唐岑義。陝州總管。甚有政績。弟仲翔為陝州刺史。兄弟相踵為守。並馳聲譽。

風觀月樓

南北朝魏邢邵。字子才。為西兗州刺史。有善政。枹鼓不鳴。吏人奸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在郡起清風觀。明月樓。

三梁十驛

唐裴耀卿為濟州刺史。郡當走集地。廣戶寡。會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斂均省。上甚嘉之。

薛聰遺愛

後魏薛聰為齊州刺史。政尚簡靜。卒於州。人吏追思。留所坐榻。以為遺愛。

廖齊遺恩

廖齊父爽。直嘗為永州刺史。齊後遊零陵。于民間見父題。

詩於壁。因感而成詩曰。下馬連聲叩竹門。主人何事感遺恩。回頭泣向兒童道。重見甘棠舊子孫。

言笑不苟

唐常安石。拜德鄭二州刺史。性方重。不苟言笑。政尚清嚴。吏民尊畏。

廉能可述

唐塗曉。以中散大夫為江州刺史。廉能可述。號為金聲玉色。

下車驗獄

隋辛公義。開皇中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斷決咸盡。方還廳。受新訟。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

事終不還閣。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

單騎造營

隋仁壽中。山獠作亂。資州刺史衛文昇。初到官。單騎造其營。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

弔介推廟

見寒食。

毀鼻亭祠

鼻亭祠。在永州府道州城北六十里。舊傳象封於此。後人祠之。唐刺史薛伯高。毀其祠。柳宗元作斥鼻亭神記。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

之道。以為子則賊。以為弟則傲。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吾化民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

流逋四歸

唐憲宗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宗元在柳。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民咸化服。凡出令與之期。民歡趨之。無有後先。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又大脩孔子廟。城郭里巷。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民皆喜悅。及卒。建祠祀之。

爭訟兩讓

隋辛公義為并州刺史。民有欲爭訟者。其鄉閭父老處相

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爭訟者多兩讓而止。

擁笏垂魚

杲音縞唐書曹王杲為衡州刺史。有治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疾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楊炎知其直。及為相。復擢為衡州刺史。始杲之遭貶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復為衡州。然後跪謝告實。注云。在治謂方在鞫獄就辨之時也。韓昌黎文集曹成王碑作在理。

席皮卧布

東漢李恂字叔英。為兖州刺史。清約率下。常席羊皮卧布被。威名大振。

三疏理冤

唐張仲方為全州刺史。郡人有田為中人所奪。仲方三疏奏聞。竟理其冤。

三篇辨謗

唐唐次為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次為辨謗。略三篇上之。改夔州開州。即今夔州府開縣。

文雅粉澤

負音運唐負羊千為豪隸。斬三州刺史。不專任吏。常以文雅粉澤為務。故所至禮教大行。

謹約清明

唐張景倩為撫州刺史。立身謹約。為政清明。顏真卿為書

清德碑

鞭人持稻

晉陶侃字士行。為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

與軍來葛

魏宇文泰以李遷哲為信州刺史。鎮白帝。信州先無儲蓄。遷哲與軍士共采葛根為糧。有異味。輒分嘗之。軍士感悅。群蠻懾服。按白帝城名。

陶侃運甓

晉陶侃明帝時。拜廣州刺史。在州無事。朝暮運百甓。人問

山堂集卷二十四
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

周訪投環

晉周訪。元帝時為荊州刺史。或說王敦曰。荊州用武之國。公宜自領。乃改訪梁州。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因遺以玉環。玉腕。訪投諸地曰。吾豈賈賈。可以寶悅乎。

號為清吏

唐鄭善果為沂州刺史。累轉魯郡。善果母崔賢明曉政事。嘗坐閣內。聽善果處決。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牀下責媿之。故善果所至有政績。號為清吏。

號曰神兵

唐崔寧為漢州刺史。吐蕃寇西山。嚴武為節度使。遣寧將

兵而西。既薄賊城。乃為地道。再宿而拔。拓地數百里。虜眾驚相謂曰。寧神兵也。

居部大理

唐薛景晦為道州刺史。居部大理。至於無事。劉夢得與書。兄出中臺。守江華。人咸曰。函牛之鼎。烹小鮮。江華。今永州府屬縣。唐神龍初屬道州。

出使深文

羊祉。字靈祐。性剛愎。愛刑名。仕魏。假節龍驤將軍。為秦梁二州刺史。當官不憚彊禦。朝廷以為剛斷。每出使。頗為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及。

阡陌聚觀

唐李邕開元末爲滑州刺史。上計京邑。早有盛名。人傳其
眉目怪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門巷填隘。文名天下。人
稱李北海。

風俗頓革

南北朝魏寇雋爲梁州刺史。梁州人俗荒曠。多爲盜賊。雋
爲立庠序。勸耕桑。敦禮讓。數年之間。風俗頓革。

楊津下教

南北史元魏岐州刺史楊津。躬親巨細。孜孜不倦。有武功
人齎絹爲賊所劫。值驛使至。以狀白津。津下教云。有人著
某色衣。乘某色馬者。在城東被殺。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
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津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

自是闔境畏服。

何妥勸箴

隋文帝時。何妥爲龍州刺史。有負笈游學者。妥皆爲講說
教授之。又作刺史箴勸於州門。

飛鳥食蝗

南北朝蕭循爲梁秦二州刺史。移風易俗。人號慈父。時蝗
害禾。循深自咎責。忽有飛鳥千群。下食蝗殆盡。

大駁食獸

山東兗州城東北有甌山。後魏時。境內數有猛獸爲暴。自
張華原爲兗州刺史。山中忽有大駁食獸。咸以爲化感所
至。音長致。毛長云。駁如馬。鋸牙。能食虎豹。

郡神相迎

唐張開為荊州刺史。至郡界。風雨晦冥。不辨面目。唯聞空中有呵喝之聲。既而見衣紫披甲冑者數十人。自雲中而下。開問其故。對曰。某荊州內外所主之神。久仰使君令名。故來相迎耳。又藤脩為廣州刺史。有五仙人騎五羊來迎。

伯玄來謝

晉殷仲堪出為荊州刺史。孝武帝曰。嘗謂卿永為廊廟之寶。而忽為荆楚之珍。良用慨恨。先是仲堪收葬江邊流棺。其門前溝。忽起為岸。夜夢有人自稱徐伯玄來謝。且曰。水中有岸。其名曰洲。若將為州也。至是果臨荊州。

仁敬種松

唐袁仁敬。開元中為杭州刺史。治郡之暇。植松以達靈隱寺。凡九里。左右各三行。每行相去八九尺。蒼翠夾道。號九里松。

羅疇植蘭

宋羅疇。字疇老。元祐四年為滁州刺史。或曰。滁州貧僻。郡公曰。此歐公之醉鄉也。有庶子紫微香泉萬斛。以為供給。有瑯琊幽谷白雲千頃。以為職田。何謂貧僻耶。明年治解。宇於堂前植蘭數十本。且為之記。

銅斗鐵尺

北史趙熒。仕隋為冀州刺史。甚有威惠。市多姦詐。乃為銅斗鐵尺。置於肆。百姓便之。

熒音拱

弊車羸馬

白帖。唐賈敦頤為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弊車一乘。羸馬數匹。羈勒有缺。以繩為之。見者不知為刺史也。

教授生徒

唐張鎰。大曆初。出為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教授生徒。比去州境。內明經者至四十人。

摘發貪暴

唐姚璿。遷益州刺史。初。蜀吏貪暴。璿摘發之。無所容貸。武后降詔獎勵。因謂左右曰。為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難。唯璿兼之。

為國竭命

劉宋諸皇子為方鎮者。多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出納教命。刺史不得專其職。及宗慤為豫州刺史。吳喜為典籤。每多違執。慤大怒曰。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

事國竭誠

後魏以源賀為冀州刺史。會人告賀謀反。魏王曰。賀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

不取羨銀

晉王疑為商州刺史。州有治賦羨銀。疑一無所取。惟市馬以供驛用。

不受美玉

南北朝魏崔挺為光州刺史。有掖縣老人自言嘗使林邑得美玉藏之海島。垂六十年。今逢明政願奉之。挺不受。及代去。老幼追送練帛亦却之。

力拒暴軍

唐張光輔討越王。軍士恃功多暴。狄仁傑時為豫州刺史。力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賊。縱使暴。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如得一方斬馬劍加君項。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改授復州。

禮接儒士

五代周荆罕儒為泰州刺史。輕財好施。禮接儒士。世宗幸州。以為團練使。及將代去。軍吏耆艾詣闕請留。

夫。軍。吏。皆。文。記。歸。記。也。
泰。三。德。史。記。子。好。歸。藏。記。十。并。宗。姓。

書